

十三

说地



鄭例
言至
者皆
非水
名故
也
王以
為水
名故
也
禮陵
其以
陵名
為縣
于案
邦二
禮陵
名也
者
長

卷四十六

蛾術編卷四十六

東吳王鳴盛說

說地十

東至于澧諸節

導江又云又東至于澧鄭曰澧陵名也大旱曰陵今長沙郡有醴陵縣其以陵名為縣乎案鄭云醴陵名也者鄭例以言至于者皆非水名故也馬王以為水名偽孔傳每事必與鄭立異故從馬王但史漢皆作醴裴駟引鄭亦作醴疏引作澧者順偽孔之文耳則知是陵名不從水傍無疑也鄭又云大旱曰陵者釋地文也鄭又云今長沙郡有醴陵縣其以陵名為縣乎者攷地理志長

沙國有臨湘無醴陵郡國志長沙郡始有醴陵蓋後漢
析臨湘縣南境置也晉書同隋書長沙郡有長沙縣舊
臨湘無醴陵唐書復有醴陵析長沙置其地當在今岳
州府臨湘縣之北長沙府醴陵縣之南鄭以此證江濱
當有醴陵耳非謂江至其縣也江湘之間郡有零陵武
陵縣有零陵孱陵沅陵遷陵茶陵昭陵容陵地以陵著
者甚多則臨湘有醴陵不足怪矣故鄭云然也水經江
水自華容縣下叙至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
資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此江水又東至于
澧所經也又案曰馬王孔雖云澧水名無所確指至蔡
傳竟憑臆實以武陵充縣之水而胡氏雖指從之攷地

述鄭參校錄本

理志武陵郡充縣歷山澧水所出東至下雋入沅過郡
二行千二百里充縣今為澧州之永定永順之桑植二
縣地澧水發源于此東南至安鄉縣南入洞庭湖不入
沅水地理志微誤要之與江無涉水經注澧水出武陵
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歷山在縣南自縣界流今永定縣西澧水又
東婁水入焉水出巴東界澧水又東逕零陽縣南今慈利縣
北有零城又東逕澧陽縣右會溇水謂之溇口今石門又
東逕澧陽縣南縣南澧州西一百十里又東逕作唐
縣北州作唐今為安鄉縣在澧州西一百十里又東逕作唐
郡界南逕岑評屯又東南流注于澧水岑評屯在今澧
府西四百二十里本漢零陽縣地隋析置又東澹水出
澧陽其故城即今州治澧水在州南三里

馬澧水又南逕故城郡東東轉逕作唐縣南今安鄉縣
唐故又東逕南安縣南今華容澧水注之
澧又東與赤沙會湖湖赤沙湖即洞庭湖西南角之隨
地者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注于洞庭湖俗謂之
澧江口以上所叙澧水與江無涉而胡氏以為自石門
以東與江相通蓋南江自今江陵縣西南二十里虎渡
口水經注江南北三江回東南流注于澧水同入洞庭即
所謂澧水也澧州注云澧水為岷江別派從公安入境
為四水口在鄉湖北七十里東接又東南流過焦圻一前
湖至匯口入澧故稱澧澧水又東逕安鄉縣南會赤
沙湖縣東距巴陵而東入洞庭湖此酈道元所謂南江者

述鄭益校錄本

也在禹為江之經流若水經注云江水自華容之縣又
東涌水注之春秋閻敖游涌而又逕南平郡孱陵縣之
樂鄉縣北滋城縣北又東逕公安縣北縣故城在今縣
又右逕陽岐山北又東右逕石首山北又東逕赭石
楠在洲石首縣西北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
資水合東流注于洞庭之陂湘水從南來注之所謂江
水會者也下雋地洞庭湖在今武昌府通城縣西巴陵亦下
流大逕長沙下雋縣西會資沅澧四水同注洞庭而北
會對長洲南廩湘浦北對大江三水所會謂之江口
孫光憲北洲廩湘浦北對大江三水所會謂之江口
江水漲過此山復居于陸惟一條里君山宛在水以今
輿地言之自華容縣北又東至巴陵縣西北會洞庭之

水巴陵岳州府治本漢下雋縣地荆江口在縣西北洞
水入江處亦名西江口又名三江口元和志巴陵城
對三北岸有岷江為西江澧江為中江湘江為南江按三
對長洲此後世大江之經流酈道元所稱北江者在
禹為江之小支胡氏之說如此今攷水經注雖有江陵
下分為南北江之說而其叙次只有北江無南江惟于
公安縣下云縣有油口水東有景口景口東有淪口淪
水南合景水又南通澧水又于楮要之下下雋之上有
清水洲下接生江洲南即生江口水南通澧浦云云而
已竝無南江由澧入洞庭之說況叙至澧沅等水注洞
庭酈又從而說之云是乃湘水非江川也可知諸水又
以湘水為幹而總與大江無涉已顯然矣胡自言其說

述鄭參校錄本

本袁中道中道曰水經注于江陵枚回洲下有南北江
之名南江即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變遷今之大
江始獨專其澎湃而南江湮滅僅為衣帶細流然江水
會澧故道猶有可攷袁說本不足據即如其說亦不過
以古之南江比今差大江水兼行其道耳亦未嘗以南
江經流而反以北江為支派也胡氏因此遂以澧澧為
經流北江反為別流舛謬實甚楚辭云望澧陽兮極浦
橫大江兮揚於蓋澧陽在澧水之北大江又在澧陽之
北則戰國時固以北江為正流而南江為澧水矣楚辭
又云遺余佩兮澧浦沅有芷兮澧有蘭洪興祖云今澧
州有佩浦有蘭江因楚辭為名宋澧州即今州治此豈

大江所經乎在馬王孔雖以澧為水名亦不以南江通澧為江之正道但澧沅等水皆入洞庭而澧水最在北與江相近故以澧為澧水所謂東至于澧者即會洞庭也猶之可也若胡氏則特因下文九江欲解作洞庭其勢不得不移澧于洞庭之西遂謂江自江陵即南入澧雖似同于馬王孔而實則鑿空無据况曾眈等以洞庭為九江者以其中有澧沅等九水并注之也今既以澧為澧水又以九江為澧沅九水則經文直是又東至于澧又過澧矣此尚可通乎說傳夫大江經流千古不易非如北方之河變徙無定也乃忽然翻案謂由澧水以入洞庭豈知澧水自出山源自入洞庭不過當江合洞

述鄭參校錄本

庭之際澧水亦在會合之內而已與大江經流何涉即枝津偶通豈得以為經流而北江反為旁支漢儒皆以九江在江北尋陽今蘄州東其勢出于東北甚遠以至澧為醴陵正合胡因為九江即洞庭之說所窘若從鄭說則澧陵反在洞庭之東其勢不順不得不遷就耳不知江出自三峽只有向北無向南洞庭雖大經亦略之包在至于二字內矣足謂江由澧水之道此何說乎今江過城陵磯下合洞庭諸水逕臨湘縣其流清者為洞庭濁者為大江所謂澧陵者當在此山過九江至于東陵案九江在今蘄水蘄州廣濟諸州縣境東陵在今黃梅縣境水經江水自下雋縣北又東北

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東北來注之又東過諸邦
縣南又東過蘄春縣南蘄水從北來注之又東過下雒
縣北刊水從東陵西南注之即此經過九江至東陵者
也

又案蔡傳不用古義而從曾旼等妄說以九江為洞庭
東陵為巴陵非是詳觀荆州又攷水經注湘水北至巴
丘山入江一名巴陵郭璞山海經注洞庭地穴在長沙
巴陵又江賦巴陵地道潛達旁通是也此陵從無東陵
之名乃因後世名夸陵為西陵而妄意此為東陵已屬
杜撰况巴陵在今岳州府治巴陵縣城內西南隅而洞
庭湖即在巴陵縣西南一百五十步和志若以九江為

迷鄭參校錄本

洞庭東陵為巴陵則二處相去不過數武而已經豈以
此數武之遠特下至于二字耶總之一為九江即洞庭
之說所惑而諸謬叢生即如荆州之沱鄭以為夏水夏
水分江于華容其南即北江之會洞庭者今以洞庭為
九江若從鄭則東別為沱之下即當言過九江而東至
于澧一句便無處着落于是不得不遷沱于西而以夷
水當之無如夷水實出施州蠻境自有山源特下流注
江耳則又以為建始之北必有古夷水首受江處而今
湮塞故無攷東至于澧鄭以為澧陵澧陵實在洞庭之
東今以洞庭為九江若從鄭則當先過九江後至于澧
顛倒不順于是又不得不遷澧西而以澧州之水當之

無如澧水自出山源自入洞庭首末皆與大江無涉則
又以為江陵虎渡口下必有南江通澧故道古大江經
流行之因陵谷變遷故遺迹無存至于東陵班固酈道
元皆云在廬江郡此說原與九江在江北尋陽之說相
為表裏今既不從尋陽之說自不便又從廬江東陵之
說于是欲使東陵與洞庭附近則又不得不遷之于西
而以巴陵當之無有江夏本有西陵不便使東陵反處
西陵之西則又強夷陵與巴陵相對以為東西而不知
巴陵直逼洞庭湖岸一過一至二者分之實無可分則
其已窮矣惟其一為九江即洞庭之說所牽掣而展轉
迷惑遂使經文諸地名膠束于荊州岳州二府境內左

迷鄭益校錄本

砮石礪無可頓放俗學之亂經如此晉下壺傳蘇峻至東陵口壺與戰于陵西成帝紀作西陵通鑑晉咸和三年蘇峻率眾二萬人濟自橫江登牛渚軍于陵口胡三省曰牛渚山在當塗縣北二十里陵口當在牛渚山東北即東陵口也南史宋武帝紀桓玄聞皇甫敷等沒使桓謙屯東陵口下
輒之屯覆舟山此別一東陵在漢丹陽郡內與禹貢無涉

彭蠡

揚州彭蠡既豬鄭曰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西
案鄭引地理志前續二志皆同彭澤縣今江西九江府
之湖口彭澤南康府之都昌三縣地蔡傳引地志彭澤
西誤作東又云彭蠡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蔡
氏時豫章久升為隆興府蔡仍舊名已誤且宋制州必
兼郡州不兼郡者其州小洪饒二州既皆大蔡于洪則

稱豫章于饒又不稱鄱陽自亂其例尤非

導漢東匯澤為彭蠡

鄭曰匯回也漢與江鬪轉東成其澤矣傳曰匯回也水東回為彭蠡大澤案曰鄭云匯回也說文卷十二下匚部匯器也器之受物有回折之形故以水之回為匯也又云漢與江鬪云云者漢水觸大別之陂而入江則鬪既已邪行北入安豐境然後又東故云轉東也彭

州此言導漢故曰北江下文導江則曰中江知彭蠡為南江矣三江解已見揚州又詳導江鄭云江分三孔是也

又案傳疏水經注皆誤然彭蠡尚無異說至蔡傳云彭

述鄭參校錄本

蠡在江之南去漢水入江之處已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合饒信徽撫吉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隆興南康數州之流非自漢入而為匯者又其入江之處西則廬阜東則湖口皆石山峙立水道狹甚不應漢水入江之後七百餘里乃橫截而南入于鄱陽又橫截而北流為北江且番陽合數州之流豬而為澤初無仰于江漢之匯而成不惟無仰于江漢而眾流之積日過月高勢亦不容江漢之來入矣今湖口橫渡之處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番陽之清漲不見所謂漢水匯澤而為彭蠡者番陽之水既出湖口則依南岸與大江相持以東又不見所謂橫截而為北江者又以經文考之則今之彭

蠡既在大江之南於經則宜曰南匯彭蠡不應曰東匯於導江則宜曰南會于匯不應曰北會于匯匯既在南于經則宜曰北為北江不應曰東為北江以今地望忝校絕為反戾今廬江之北有所謂巢湖者湖大而源淺每四五月間大江汎溢水淤入湖至七八月大江水落湖水方洩隨江以東為合東匯北匯之文然沓陽湖方五六百里不應舍此錄彼記小而遺大也蓋洪水之患惟河為甚意當時龍門九河等處禹親涖而身督之若江淮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或分遣官屬往視洞庭彭蠡間三苗所居彼方負固不服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官屬之往者未必遽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為澤而不

述鄭益校錄本

知其非漢水所匯但意如巢湖江水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為甚衆也以此致誤無足怪者王氏充耘駁之曰鄱陽湖其源固有豫章諸水然每當春月江水暴漲其下又東以小孤山水道狹甚每逆流入湖故有發舟湖口無風而一夕達鄱陽之安仁者其故乃舟乘逆流行甚迂速猶隨潮而上者也故江水之匯衆所共知今乃疑之顧弗深攷耳且謂漢入江已七百里安能復識其匯澤者為漢水亦膠固甚矣夫單叙漢水源流不得不以漢水為主但既入南入江則東匯澤為彭蠡即江漢共匯可知豈必曰南入于江東與江共匯澤為彭蠡然後明白耶又謂彭蠡在江之南當曰南匯匯既在南當

曰北為北江其論南北反戾幾為可笑蓋江漢兩水皆發源西蜀東流入海獨漢水到大別折而南與江合仍東流匯為彭澤又東流為北江入海其東西南北以天下大勢論不主一江言也若改云南匯彭蠡則南流入江南匯彭蠡之後又當逆流向洞庭而後為南匯澤之後改為北為北江則又當決破安慶橫入淮河而後為北矣王氏此駁甚善蔡傳本之朱子朱子謂彭蠡在江之南以地勢北高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為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却而自豬以為瀰漫數百里之大澤此數語正深得經文匯字之意乃因此而疑彭蠡非江漢所豬欲從鄭樵以經文東匯澤以下十三字為衍文自生

迷鄭參校錄本

膠葛殊屬不必且鄭樵妄人言何足據蔡傳撫拾朱子疑經之語而添入杜撰一段謂禹遣官屬往視官屬誤比彭蠡于巢湖以此誑報遂致誤筆之書此鑿空妄語幾于侮聖言無忌憚矣

交趾

漢封吳芮為長沙王陸賈使還拜趙佗為南越王割長沙三郡封之武帝元鼎六年平呂嘉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日南九真交趾七郡蓋秦時三郡之地元封中又置儋耳珠崖二郡置交趾刺史以督之漢地理南置交趾師古曰胡廣記曰漢既定南越之地置交趾刺史別于諸州令持節治蒼梧蓋漢分十三部梁益荆揚青豫兖徐幽并冀十一州而班固作志其時交趾尚未改為交州則在建安八年而班固作志其時交趾尚未

為州乃于武帝所置七郡並古已屬交州蓋刺史雖別于諸州而交趾之稱交州則自古已然矣王範亦云其說屬交州字蓋刻本誤脫去也昭帝始元五年罷儋耳并珠崖元帝初元三年又置珠崖後漢馬援平定交部反于廩冷始立城郭置井邑順帝永和年按今本九年交趾太守周敞求立為州朝議不許即拜敞為交趾刺史桓帝分立高興郡靈帝改曰高涼建八年張津為刺史士燮為交趾太守共表立為州乃拜津為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禺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云交州刺史部郡七縣五十六郡七即武帝置縣微有併省劉昭注引王範交廣春秋云交州治贏樓縣元封五年移治蒼梧廣信縣沈約宋書州郡志云漢武開百越交趾刺史治龍編及建安八年改交州治蒼梧廣信縣按交趾自武帝時已治蒼梧不交州治範說與胡廣合宋書云王範合宋書亦誤吳黃武五宋書作十六年按晉書與王範合宋書亦誤

迷鄭參校錄本

年割南海蒼梧鬱林三郡立廣州交趾日南九真合浦四郡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值亂不得入呂岱擊平之復還并交部赤烏五年復置珠崖郡永安七年復以前三郡立廣州宋州郡志廣州治龍編及孫皓又立新昌武平九德三郡蜀以李恢為建寧太守遙領交州刺史晉平蜀以蜀建寧太守霍弋遙領交州平吳後省珠崖入合浦交州統郡七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并孫皓三郡為七宋州郡志交州刺史領郡八交趾九真日南合浦漢舊義昌宋末立宋平云分日南立而無新昌此志隋郡序次不明故建置沿革甚屬茫昧今刻訛尤多隋郡一百九十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而漢武所置七郡皆為揚州郡唐分天下為十五道而嶺南道並置南海蒼

梧鬱林合浦日南九真諸郡其交阯即安南都護府新
唐書志武德五年曰交州治交阯調露元年曰安南都
護府是也蓋交阯之名最古所賅最廣故漢武七郡統
于交阯刺史其地原可單稱交故漢立交州即取堯典
以命名攷之於今則廣東廣西二省雲南之臨安澂江
景東廣西廣南諸府及安國南皆其地

崇山

舜典放驩兜于崇山馬融注云崇山南裔也其地則不
可的知按杜佑通典澧州澧陽郡理澧陽縣本漢零陽
縣地有崇山即放驩兜之所唐澧陽西有慈利縣宋時
山在縣內元升為慈利州路史以為今有驩兜墓是然又引嶺

述鄭益校錄本

外驩州圖經合之寰宇記並以驩州為放所頗疑其去
崇山太遠後楊慎引沈佺期長流驩州時嘗按九真圖
崇山至越裳四十里杉谷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
于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故詩云朝發崇山下暮坐越裳
陰西從杉谷度北上越谿深竹谿道明水杉谷古崇岑
佺期又有移驩州解詩云古來堯禪舜何必罪驩兜以
此證驩州為驩兜所放之地愚嘗歷攷漢地理續漢郡
國晉宋南齊隋唐地理州郡諸志驩州在周為越裳氏
地秦為象郡地漢置九真郡治胥浦莽曰驩成其屬縣
有咸驩後漢因之吳分九真地置九德郡治九德晉因
之咸驩屬焉宋九德太守治浦陽九德咸驩並屬南齊

還治九德咸驩仍屬梁改為德州隋開皇十八年改為驩州煬帝改為日南郡俱治九德咸驩屬如故唐初因之武德五年以咸驩為驩州八年改日南郡為德州貞觀元年又改為驩州日南郡並仍治九德改咸驩之驩州為演州十六年州廢以其地置懷驩縣仍屬驩州然則莽以胥浦為驩成不因驩兜之放也隋以德州為驩州在分立九德後甚久與九真所治胥浦曾名驩成者本非一處亦非襲莽之名也閩氏云因莽之名誤至咸驩本漢舊縣其名亦與驩兜無涉武德亦名驩州與開皇之驩州又非一處佺期長流在張易之敗後是貞觀之驩州日南郡非咸驩之驩州也然諸志皆不云其地有崇山若

述鄭參校錄本

澧陽漢為零陵屬武陵吳置天門郡領澧陽宋齊因之隋改為澧州治澧陽唐為澧州澧陽郡亦不言有崇山是唐以前諸志驩州澧陽兩處皆無崇山但佺期及羅泌所引圖經固有之且佺期親至其地又以目驗而知頗為有據其地與交趾東京祇隔一水宋元並屬安南明初嘗為乂安府後復委之安南迤西接占城林邑疊障連綿以當崇山固無不可此地本南交之境命羲仲猶度南交放罪人何嫌太遠若澧陽崇山其說始于杜氏別無他據岳州府志云在慈利縣南三百里大庸所城東所屬永定衛故武陵充縣地也地理今釋云在今湖廣永定衛西大庸所東戴震云今湖南澧州西一百

六十里為慈利縣明設永定衛在縣西一百八十里今改為永定縣屬澧州故充縣城在慈利縣西二百四十里然則府志言在縣者誤也南當作西澧州舊屬此因杜氏增演之未可信且象封有庠有道永二州間今為零陵縣澧陽反在其北千餘里得毋太近耶崇山究以在驪州者為是薛季宣又以崇山在鄂州崇陽縣今屬湖北武昌府更嫌太近矣皆非者也

迷鄭公校錄本

蛾術編卷四十七

東吳王鳴盛說

說地十一

禹貢冀州末節水道

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鄭康成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王肅曰凡每州之下說諸治水者禹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疏曰梁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則入河逆上為還都白所治也每州下皆言浮水達河記禹還都之道也王云云不言還都白帝鄭云云其意與孔

異也愚謂王肅每事必與鄭康成立異忌其名高欲擠而代之然如此條則雖稍加違別究之亦無大殊皇甫謐偽孔傳本竊王肅却又欲求小異以掩其迹故此條不但與鄭迥異即與王亦不同矣治水何等大事其勞已甚舜之舉禹委任必專責成惟一任人勿貳所以為聖也乃必令其僕僕道塗每州輒還都白帝乎水之無疑者可自專也偶遇大疑難必須君臣共商者自可隨時還都何乃作死板法每一州畢必還都拘定分作九次入覲乎梁之險阻荆揚之荒遠亦必還都若是之道長乎此其說已不通矣乃蔡傳云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今平州之南也冀州北方貢賦

述鄭參校錄本

之文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此下又引程氏說略謂冀北境遼濡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達河此下又云碣石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此條其謬不可勝言而約其大謬有二一碣石當河口一入河為貢道也漢入河入海在渤海章武今滄州也雖據漢時現行之道未見必非禹迹周定王五年河徙乃指黎陽以東耳碣石在今永平府禹河何能繞北千里至高地入海耶玩鄭注云由碣石西北行盡冀州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則鄭注不以碣石為河入海之口明甚每州末水道鄭云巡行觀地本極精確偽孔劄為還都白帝亂經已極可

惡宋儒又憑空換貢道一說算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各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誠思三代以上諸侯分土而治各貢天子豈如後世郡縣統于一道一路不能專達者又豈如後世漕艘轉運舳舻千里者執幾千年下時勢揣量幾千年前情事自此說興而每州必推求其入河之道異說紛紛矣程氏者無知妄作之大昌也淳沱易水皆入河乃云不與河通已屬亂道乃云與北之貢由碣石海運入河是何言與自周以至趙宋將二千年解禹貢者從無貢道一說今盡廢從前經師所授受初立新解遂為此經施十重鐵步障不可撤矣然此非初於程蔡首初者蘇氏軾也蘇氏才高眼空千古敢為異

迷鄭魯校錄本

論自信不疑不但全無謙退之心亦并絕少謹慎之意故初此解蔡晦菴弟子也晦菴主道學宗伊川深惡蘇氏放曠論其學曰東坡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謂東坡不知道當是若云學蘇秦張儀之辨此言却未免太過蘇亦君子人也詩文何嘗不妙所嫌解經太專輒耳蔡於其師說聞之熟矣顧為蘇才名所震壓於其解經所特初新義一折而從之或云貢道之解出周誥誥字希聖閩尤溪人熙寧六年進士知新會縣著孟子解義禮記說年輩名位皆卑微出蘇之下絕遠或謂稱述蘇說則有之豈其所特初或說殆非宋史無謂第三百二十一卷陳襄傳有周希孟別

是一人非謂

兗州末節水道

兗州浮于濟潔達于河詳見尚書後案鄭曰地理志

云潔水出東郡東武陽案前志東郡東武陽下云禹治

濕水東北至于乘入海過郡三行于二十里續志則但

云東郡東武陽濕水出鄭與續志同也攷東武陽今曹

州府朝城縣故城在今縣西水經注無濕水惟第五卷

下半卷叙畢河事更說之支流故其文云河水又東北

逕委粟津河北即東武陽縣也濕水出焉上承河水于

武陽縣東南西北逕武陽新城東引水北注又東北逕

陽平縣之岡城西又北絕莘道城之西北又東逕樂水

述鄭參校錄本

縣故城東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又東北逕清河縣故

城北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又東北逕博平縣故城南

右與黃溝合溝承聊城鄙水自城東北出逕清河城南

又東北逕攝城北又東逕文鄉城又東北出高唐注濕

水俗以是水承于河亦謂之源河矣濕水又東北逕

援縣故城西又逕高唐縣故城東又東北逕濕陰縣故

城北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崔氏城北又東

北逕東朝陽故城南又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又東逕

鄒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東鄒城北又東北逕建信縣

故城北又東北逕于乘縣二城間又東北為馬常坑坑

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入于海以今輿

地言之朝城莘縣堂邑聊城清平博平禹城臨邑濟陽
當上鄒平齊東青城高苑諸州縣界中皆古濕水所注
也

河渠書云禹導河至大伾于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
水湍悍數為敗廼廝二渠以引其河洧泗志同廝作醜
孟康云醜分也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者即河之
經流也貝丘今山東清平縣在鬲津南此處河南折而稱北瀆者對濕在南稱北其一則濕
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惟用濕耳酈道元亦云二渠引
河一則濕川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俗名
是瀆為王莽河也然攷之王莽時河之北瀆已空固矣
若武陽以下河濕仍自別行應劭謂河盛則通津委海

述鄭公校錄本

水耗則微涓絕流謂濕自高唐以東以河之消長為盈
涸非謂河奪濕以入海也故道元又云河于濟濕之北
別流注海今所輟流者惟濕水耳然則濕入海處後魏
時雖已輟流故道尚存未嘗為河所占況漢世乎孟康
言未可泥要之孟康言河徙惟用濕雖小似誤其以禹
醜二渠一為濕川則與輿地志及鄭注合此周漢古義
不可改也程大昌者無知妄作遂謂濕受河于武陽此
漢河非禹河蔡沈急取而登之集傳但云程氏亦不能
明言濕河所在未詳其地也自宋時河決濬滑東之商
胡朝城流絕舊迹不可復見惟指唐宋以後所行之大
清河為故濕小清河為故沛今日求禹迹誠有難者欲

說禹貢自應以鄭注漢志為正如大昌說東武陽之濕
非禹迹則司馬遷班固鄭康成孟康皆非而大昌獨是
耶元人陳師凱者欲護蔡傳乃云程意非指濕為漢河
蓋言濕所受河水乃漢以後所徙頓止之河非禹時澶
相以北之河也其濕水仍以東武為是此說乃因程妄
駁蔡妄採而圓其說其義亦尚稍可乃其下又云當河
未徙之前濕受河處則又過武陽以北也近儒遂据師
凱說為定而云濕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始正師凱所
謂在武陽以北也以水經第五卷所叙濕水原委歷歷
次之河水自宿胥口又東右逕滑臺城即鄭廩延故地
白馬縣治在今
滑縣又東北過黎陽縣南黎侯國詩式微是晉灼曰黎
山在其南河水逕其東故城

迷鄭參校錄本

縣在今滑又東北逕涼城縣在今滑又東北逕伍子胥廟
南今廟在晉頓止縣界又東北為長壽津河之故瀆出焉
津在涼城廢縣河水又東逕鐵山南左傳哀二年登鐵
山元和在滑州
衛南縣今在開州西南又東北逕濮陽縣北開州西
陽有濮城又東北逕衛國縣南故觀其故城在今觀
唐濮州治又東北
皆其地又東逕郵城縣北今濮州東二十里有
唐濮州治又東北
逕范縣之秦亭西春秋築臺于秦是今范縣故城又東北逕
委粟津寰宇記觀城縣東南六十里有范縣故城又東北逕
水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徙宿胥口東行濕川至長壽
津始與濕別其津以西濕水故道悉為河所占而上游
較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經高唐追漢成

帝建始末河決館陶屬魏郡由東武陽絕濕水而東北至

高唐又絕濕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雖嘗塞治而故道猶

存王莽始建國三年復決于此莽為元城冢墓計不隄

塞明帝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為大河之經流自是委粟

津以東水故道又為河所占上游益短矣濕水一出武

陽再出高唐据成帝後言之耳果如其說則是班固誤

以後世改流指為禹所治濕水康成誤援以解禹貢孟

康誤注惟陋妄可笑一無依据之師凱為可信矣攷水

經注第五卷自河水東逕成皋大伾山下叙至河水又

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宿胥口俱在今滑縣西南滑臺城

在今滑縣西南東北過黎陽縣南黎陽故城在今滑縣西北此鄭康成以為

迷鄭參校錄本

北過洛水者也固禹河也此下逕涼城縣在今滑縣東北伍子

胥廟在今滑縣西境以至長壽津在今滑縣東北六十餘里則云涼城到

長壽河之故瀆出焉即引溝洫志二渠一為濕川一為

北瀆王莽時空云云然則酈道元亦以長壽津之西為

河不以為濕故瀆因河徙而行其中也自此以下所叙

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皆是禹河然則長壽以西皆河

水非濕水甚明而乃因師凱說強指為濕水不但輕蔑

鄭注妄駁班志而且深誣酈氏矣水經第五卷又叙河

水又東北過衛國縣南又東北過濮陽縣北注則歷言

鐵山在開州西南濮陽縣故城在開州西南二十里衛國縣故城在今觀城

西在今觀城鄆城縣故城在唐濮州治有范縣之秦亭西城在今

西在今觀城鄆城縣故城在唐濮州治有范縣之秦亭西城在今

縣東南及委粟津已見其下繼以左會浮水故瀆又叙

浮水故瀆至東武陽縣入河此段亦皆是河不以為濕

也直至東武陽縣浮水故瀆入河之下方接云又有濕

水出焉而班鄭等皆以此濕水受河為禹所治蓋河經

流自是王莽河此姑氏河詳鄭則濕是河支流委粟以

下自是禹所疏淪故漢經師說如此河形多曲大任降

水之下折而南再折而北以至大陸無不可者何得強

指委粟以上皆為濕水而駁班志以東武濕水出禹治

者謂誤認後世徙流為禹迹耶程大昌蔡沈陳師凱及

近儒皆非也

又按鄭注以為禹巡行州境則泲漯不必相通浮泲漯

述鄭參校錄本

亦不必入河自偽孔初為入都白帝之說宋妄人又亂

以貢道二字于是泲漯河三水必求其相通之便道異

說紛紛矣唐高宗問許敬宗曰書稱浮于泲漯今泲漯

斷不相屬何故對曰沈泲自溫入河伏地南出為滎澤

又伏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泲

不言合漯者漯自東武陽至于乘入海也沈泲自溫入

河新唐書作今自漯至溫而入河誤按敬宗之言乃据

唐時形勢以言泲漯不能相通二水古或本通故經并

言浮于泲漯但載紀茫昧何由推得且亦本非經中要

義也近儒謂疏乃云從漯入泲自泲入河真不可解禹

時泲漯未為河所隔斷枝津相通處或當有之亦必由

沛入濼由濼入河安有反從濼入沛者此駁亦是乃又宛轉推求因水經有四瀆津在漢臨邑縣故城東北

臨漢

縣東非在今臨邑河于此東分沛亦曰沛受河自河入沛

自沛入淮自淮達江故有四瀆之名且無論此河非禹大伾降水以下之河此江淮相通自是春秋末年事非禹迹而生于元明以後孰為沛孰為濼已皆不可尋乃復据此遂謂酈氏時沛濼所隔故云河分沛又云沛受河在禹時則必自濼分沛或沛受濼遂指此為禹時沛通於酈注所言後魏所見之外又自以己意強作推測皆為沛濼相通之道未免節外生枝皆非也

在沛徐州末節水道

述鄭參校錄本

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河當作沛傳寫鏤刻之誤自唐石經及各種注疏并史記漢書皆作河此節鄭馬注皆亡又無傳無疏於是蔡氏奮筆為解云許慎曰汧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濼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河于者以濼至于泗也許慎又曰泗受沛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沛然則泗之上源自沛亦可以通河也愚謂濼汧汧一也起自周衰三代盛時且無河況唐虞蔡於沈州濼沮因惑于郭璞已援許慎河濼亂之至此州淮泗達河茫不知其為誤字復援河濼大亂之此經每州末皆記禹巡行州境徐州南浮淮北浮泗又北達河則徧河本澤名沛水所豬在今曹州府定陶縣

東北為豫東北徐西北境導沈水之東至于荷主澤言
即豫州之荷澤也此達于荷則自乘氏以至湖陵乃荷
之支流也水經卷二十五叙泗水源出魯卞縣北山叙
至下流東南過下邳縣西又東南至淮陰入淮此禹浮
淮達泗之道又卷八沛水篇叙沛水東至乘氏縣西分
為二其一東南流者至方輿為荷水荷水又東從湖陵
入泗即禹浮泗達河之道荷即沛也達于荷即達于沛
矣然鄭謂每州末水道指禹巡行州境則此州達于荷
不必定達于沛也沛且不必達沉河乎自偽孔勅云還
都宋儒又云貢道遂謂沈青徐揚四州水道前後相承
總以入河為歸宿無奈沛自陶丘以西禹時別無達河

述鄭魯校錄本

之道也于是東坡蘇氏又曲為說曰自淮泗入河必道
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
貢按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
東為楚文穎注云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
鄭陳蔡曹衛與沛汝淮泗會即今官渡是也魏武與袁
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分裂處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
知非禹迹耶禹貢九州之水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
不能入河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為
鴻溝或為官渡或為汴渠上下百餘里間雖不可必然
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
足下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振

還都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泗汴入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于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道非煬帝創開也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無之故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入淮之道今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言自海則鴻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有之明矣元黃氏云紹撰韻會辨之曰為禹迹今按說文荷字注引禹貢此文是則達于荷非達于河也許慎所見蓋古文尚書後人傳寫例以上下文達于河之句改荷為河陸德明又以河音如字遂啟後人之疑然其下復云說文作荷工可切則非河明矣如字之音誤也不然

述鄭參校錄本

古淮泗于河既無可達之理又焉得指後世所引入者而蒙以禹之迹耶按黃氏駁蘇氏甚是今攷導水沛入于河南溢而為滎而陶正而荷而汶而海此禹時之沛瀆發源注海者也抑所謂出河之沛不與河混者也史記河渠書禹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沛汝淮泗會此禹後代人于滎澤之北引河東南流故水經謂河水東南過滎陽縣狼蕩渠出焉者是亦引沛水分流漢志謂滎陽縣有狼湯渠首授沛東南流者是又自是之後代有疏濬枝津別瀆不可勝數則酈注所謂滎波河沛往復逕通者也史記明言自是之後則非禹迹可知夫曰鴻溝曰

官渡曰狼蕩一也曰泌曰汜曰澠曰汴一也二者皆由
淮泗入河蓋淮與泗相連淮可以入泗自泗而往乃有
兩道或由澠以達河澠出于河而入于泗者也或由汴
以達河汴出于河而合于泗者也蘇氏所引二條一見
晉書王濬列傳杜預與書云云此由淮而泗由泗而汴
由汴而河西道也一高紀文穎注本出河渠書溝洫志
同云云此由淮而泗由泗而汴而河東道也雖本
一道而自分東西更証以他書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
之地南有鴻溝則東道戰國前有之宣公十二年晉楚
之戰楚軍于邲邲即汜水爾雅水自河出為澠澠本汜
水則西道春秋爾雅前有之然要之皆非禹時所有也

述鄭參校錄本

莫不善于酈注曰大禹塞滎澤滎澤莽時方枯豈禹塞
乎又曰昔禹塞其淫水而于滎陽下引河滎陽河非禹
引而謂禹時已有乎此說酈氏已誤蘇氏更不必言惟
据河渠書自是之後四字則淮泗達河斷非禹迹矣蔡
氏引許慎汜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澠東入于泗
而謂淮泗之達河以澠至于泗也按水經陰溝出狼蕩
渠東南至下邳入淮陰溝即汜澠汴据水經則入淮不
入泗而說文言入泗者淮通泗泗通汴故言入淮可言
入泗亦可此即西道起于周代說文何嘗指為禹迹蔡
氏之誤與蘇氏同也胡先生渭据閻若璩說痛駁蘇蔡
其識甚卓超出流俗但因礙於貢道之說謂由汴達河

莫知其所經終無以破千古之疑是當由泲漯之間求之蓋沈青徐揚皆泲入漯以達河而宋儒誤謂泲漯無相通之處則浮泲者沂陶丘而西且北勢不得不出于滎陽此蘇氏之論所以易惑人也誠知沈州所謂浮于泲者乃至荷會汶之泲而非陶丘滎澤之泲則泲之所以通河者漯也非鴻溝官渡汴水也徐州貢道自當作達于荷矣愚謂沈州末併言浮于泲漯則禹時二水或可相通但數千載前既無確据何由推得水道歷代遞變今日已不知禹時孰為泲孰為漯又何由知禹時泲漯相通在何地胡先生于兗州末節誤据酈注四瀆津一條為泲漯相通處本屬非是于徐州末節援以為据

述鄭益校錄本

是以己之謬證其謬也而可乎誠能盡掃宋儒謬談專宗漢學諸妄自破矣蔡沈又引許慎泗受泲水東入淮遂言泗水至大野而合泲則泗之上源自泲亦可以通河按許氏以荷為泲蔡氏不知而謬据其說乃妄謂泗從大野合泲將謂徐州貢物逕從泗水揚帆而絕大野以入泲耶何承天雖有大野通泗連泲之文不過以荷泗合流名黃水口而黃水亦通鉅野故耳豈得遂作通行道耶其下又忽接以泗之上源通河則又是鴻溝為禹迹之謬說又與大野何關數語之內舛戾百出自相違反其誤不可勝言

揚州末節水道

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鄭曰沿順水行也傳曰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案據揚州沿江海可見是巡行州境非還都白帝矣不然荆可陸行逾洛梁可陸行逾沔揚亦可浮江而導陸以逾淮禹陸載車泥蹈毳手足胼胝豈憚此二三百里陸路之勞必貪舟行之逸遠從大海而逆上耶蓋必順水而行沿江入海自海南行施功震澤禹時不但江淮未通說詳見即朱方江口入吳之道亦未有說詳見三十七國史商推弟四條故必于沿江入海之後再自海入淮自淮入泗然後巡行州境徧也要之禹之所以如此取道其意本為欲徧巡州境非為邗溝未開江淮未通之故然通江淮之

迷鄭參校錄本

迹亦正不可不放故予於後案細攷哀九年吳穿邗溝通江淮以為運糧之道至十三年會晉黃池國語稱其沿江沂淮仍是沿江入海自海入淮因邗溝但通糧道未勝戰艦故也國語又稱夫差為深溝于商魯之間北海及至淮上則又別為開鑿罷民力至此宜其亡乃蘇氏軼林氏之奇以九年溝通江淮十三年闕溝深水誤沂合為一事案此一自江入淮應麟辨之孟子排江淮泗注之江朱子謂其但作文取字數足以對偶非水路之實不必強說因力辨沈括據李翱南來錄強說淮泗入江為禹迹之謬鄭樵又以孟子誤將夫差所通為禹迹其謬更不必言直至隋大業中大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三百餘里濶四十步可通

龍舟而後淮始達江孟子言至此乃驗以上所叙通江
淮始末閻若璩先生胡先生渭長於攷據為詳著之予
復申之而此道之非禹迹乃明禹所以必沿江入海自
海入淮之故亦愈明但胡先生仍用貢道之說謂禹將
欲揚州貢物具舟悉運至都遂曲意揣測當日貢舟必
自今日之常熟縣北大江順流下至太倉州北七鴉浦
入海東北經通州東又北經如皋興化鹽城山陽縣東
西入淮口沂流上厯安東縣南山陽縣北又西至清河
縣西南之清口入泗清口本名泗其道為黃河所奪今此所謂沿于江
海達于淮泗也然後由泗又荷由荷入泲入漯由漯入
河不意唐虞乃有此事果如此則迂回泛海幾及千里

述鄭參校錄本

元人海運禹貢先為作備也恐非且鄭以沿為順水行
傳云順流而下果如胡先生說于江順流只數十里于
海皆沂流逆流恐未可名為沿此則似未免近鑿

述鄭公校錄本

蛾術編卷四十八

東吳王鳴盛說

說地十二

碣石

碣石禹貢冀州導山凡兩見漢志右北平驪成縣大碣石山在縣西南遼西郡紫縣有碣石水南入官謂水下言有山蓋驪城有大碣石則紫縣有小碣石可知漢驪成故城大約在今撫寧府界紫縣故城大約在今昌黎縣界漢書于驪成言碣石于紫縣言碣石水則大小碣石並舉而今昌黎撫寧乃漢驪成紫縣境則其為碣石者自昌黎北撫寧南諸山皆是王氏應麟通鑑地理

通釋曰碣石凡有三騶衍如燕昭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此碣石特宮名耳史記正義云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非山也秦築長城起自碣石此碣石在高麗界中當名為左碣石其在平州南三十餘里者即古大河入海處禹河入海在直沽此誤為禹貢之碣石亦曰右碣石此說甚精按史記索隱引太康地志云漁浪遂城縣有碣石山長城所起通典云秦築長城起自碣石在今高麗舊界非平州之碣石又淮南時則訓自碣石過朝鮮此亦左碣石高誘仍云在遼西界海水西畔者誤此皆非平州碣石也其戰國策常山九門鄭云無此山更不必論

迷鄭參校錄本

衡漳

冀州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覃懷者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西懷縣故城是禹從此治水而北衡漳者鄭康成攷工記注衡古文橫假借字國語卷九晉語穆公衡雕戈出見使者韋昭曰衡橫也是也据班氏地理志漳水有二清漳出上黨沾縣大要谷東北至昌成入河濁漳出長子縣庶谷山東至鄴縣入清漳鄭康成注不据班志据後漢地理志故以昌成為安平阜城其實則一鄭又云衡漳者漳水橫流入河盖班志以清漳為主經自入河其所過郡五所行凡一千六百八十里濁漳則入清漳者其流短非主流也鄭意與班合故但言清漳不及

濁漳乃水經注反以濁漳為主叙其源流甚長且言不
因他水獨自入海而於清漳叙述甚略其文云濁漳水
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過其縣南屈從縣東北流
又東過壺關縣北又東過屯留縣南又東北過潞縣北
又東過武安縣又東出山過鄴縣西又東過列人縣南
又東北過斥漳縣南又東北過曲周縣又東北過鉅鹿
縣東又北過堂陽縣西又東北過扶柳縣北又東北過
信都縣西又東北過下博縣西又東北過阜城縣北又
東北至昌亭與滹沱河會又東北至樂成陵縣北別出
又東北過成平縣南又東北過章武縣西又東北過平
舒縣南東入海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要谷

述鄭參校錄本

南過縣西又從縣南屈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東至武
安縣南入于濁漳蓋二水相入下流合同故濁漳入清
而水經誤以為清漳入濁至濁漳入海則并非東漢之
水道而直是魏時之水矣據漢時漳猶入河則河雖有
變遷漳固未改故道鄭志與漢志合雖據當時見行水
道言之未見其非禹迹也禹從覃懷致功而北至衡漳
黃河之性雖善改徙然此等處山險尚多改道猶少鄭
注尚書與班志正合而班鄭又皆與說文合漢時近古
故知據見行水道言之大約與禹不甚相遠也撰水經
者魏晉間人酈道元則北魏人不但非經師學不純且
雖好言水道而其實亦多謬妄性好變古翻新不盡可

据沾縣今山西平定州樂平縣武安縣今屬河南彰德府鄴縣故城在今冷漳縣西列人縣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肥鄉縣北斥漳縣故城在今曲周縣東曲周亦屬廣平鉅鹿縣今順德府平陽鄉鉅鹿二縣地信都縣今冀州阜城縣今屬河間府以上各府州縣皆班許鄭三家言衡漳經由故道說詳尚書後案

愚晚年不喜說經經者三代以上之書年時曠遠難以強說宜遵漢儒爲守家法俾存古義足矣千年以來俗儒麻列於經既夷其樊圃又實之以蕭艾蓬蒿焉愚安得此閑心情與作閑爭辨乎故略觀大意不求甚解誠讀經良法也爭辨度日如泥中鬪獸愈勞苦亦愈茫昧

迷鄭參校錄本

故後案每置俗學不辨七十後學似有成頗多暇景聊為後人稍一饒舌即如衡漳此條漳水與河相貫者也而大伾以東禹河盡徙試問今河南布政司所轄彰衛懷三府向東北去曾有涓滴河流乎抑不但河徙漳亦變改則依班孟堅許叔重鄭康成舊說禹迹於依稀想像間得之可也若道元者不但以濁漳為主與鄭異也其叙至斥漳縣南之下即云尚書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者也其下又叙至東北過曲周鉅鹿則云地理志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是乃與章俱得通稱故水流間閔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攷班志上黨屯留縣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酈意以

絳下流與漳得通稱而又以絳水即洺水故以斥漳以下之漳水稱為漳絳當今冀州之至于衡漳并即以當導河之北過洺水又班志信都國信都縣下云故章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故酈又據以為即降水之復見者但班志言古文者是古尚書說此條無古文字則俗說其實禹貢無絳水不當以禹貢繫之況鄭注導河以降水是河內郡共縣北山所出之共水即淇水也故其注云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為地腹地理志云大陸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如志之言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是鄭康不謂信都無絳水也特以信都洺水之去鉅鹿不合地說千里之數

述鄭參校錄本

而知其非導河之降水且導河之降水从阜傍奔音讀如奔下江反與信都之絳从糸傍音居巷反者絕異鄭既据道里之差又辨音讀之異區而別之精且確矣酈既合漳降為一又以絳為降是固鄭所嗤也近日胡先生渭因此遂謂漳水東至肥鄉曲周二縣之境乃橫貫入河肥鄉去古鄴約百五十里河自大伾折而北流至古鄴東漳水東流注之凡地形東西為橫南北為從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從而漳橫矣漳即絳導河所謂北過降水也自是以北至邢趙之大陸則播為九河以入海矣漢志謂清漳東北至阜成入河此乃周定王河徙之新道非禹迹也使禹故道若此則漳乃斜流入河矣

何名橫漳耶定王河徙其處不可得詳大約漸徙東出
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
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所穿也故漳水斜行向東北
至阜城始入河阜城縣今屬直隸河間府其後河日徙
而東南大伾以下皆非故道唐人遂以漳能獨遠于海
請以為瀆而不復入河矣在禹時則漳之注河自在肥
鄉曲周不在阜城也胡先生此條不特非鄭注之義又
與漢志矛盾強以漢志上黨沾縣一條言至阜成入河
者為徙流偏據酈氏一家說推為肥鄉曲周果合禹迹
乎過泥橫字謂若至阜城入河則斜而非橫究之斜與
橫豈有大殊乎絳與降豈可溷乎似皆非也

述鄭參校錄本

又案曰蔡傳云地志懷縣今懷州也非是當云今懷州
武陟縣也又引曾氏云覃懷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涑
水出其西云云方向皆誤且涑水在今保定府涑水縣
即巨馬河與此河涉蔡備耳目儻偶一妄男子造言即
便鈔取故無往不謬如此又云漢阜城縣今定遠軍東
光縣當云今永靜軍阜城縣東光去阜城六十里亦隸
永靜云定遠者景德以前也又云鄴縣今潞州陟縣亦
非是當云即今相州鄴縣熙寧五年省入臨漳蔡不知
古亦不知今也又云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
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為瀆而不云
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自涑水大陸自碣石入海本隨西

山下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砦磔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取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大伍而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言如此此段言徙流亦略近是但碣石非河口砦磔尤誤辨皆詳後抑胡先生雖指所以不據漢志而必改漳入河在曲周者意實本于蔡傳此段此信古者所宜致詳也

恒衛

恒衛既從鄭曰地理志恒水出恒山衛水在靈壽疏曰地志恒水出常山上曲陽東入滏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案疏所引前志文據彼兩處皆系以禹貢但彼言恒水出上曲陽西北恒山北谷疏刪此句非

述鄭參校錄本

衛水出靈壽縣東北入虜池刪疏刪下東字亦非上曲陽在今為曲陽縣屬直隸定州故城在縣西靈壽縣今屬真定府故城在縣西北但恒入滏衛入滹沱而漢志分別四水截然不相假借鄭亦惟言恒入恒山衛在靈壽其他無所及蓋二水原流甚遠大約不過在東西數十里間不施功者雖大亦略施功者雖小必記禹貢例如此鄭注本義亦祇如此惟因水經卷十一滏水篇云滏水東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酈注云自下滏水兼納川恒川之稱通即禹所謂恒衛既從也其如說則滏水皆恒水矣此北魏人議論非古義然酈亦祇就恒言之耳胡先生雖指因此遂援以為例而

謂衛水亦即滹沱其於恒水既為詳述滹水原流矣乃
又因水經無滹沱之目為之補誤與大篇纚纚千餘言
幾若忘其書之為禹貢作者祇因過求廣博未免轉生
枝蔓學者宜慎擇之西本至之
充州九河既道鄭曰河水自上至此流順而地平無岸
故能分為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
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鈎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
之同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
遺處馬疏曰河自大陸北敷為九從大陸北行而東北
入海冀州東境至河河東為九道在沈州界平原以北

述鄭公校錄本

也釋水載九河之名徒駭大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鈎
盤鬲津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漢
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名有
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北
至胡蘇相去三百餘里是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
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詩商上言三
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
餘不復知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次則
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
鈎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案鄭云河水自上至此
流順而地平無岸故分為九以衰其勢者史記河渠書

云禹道河至大邳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大陸播為九河廝漢志作醜孟康云醜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也彼二渠雖指一出貝丘一漯川要下九河亦蒙上廝分之文且此段文意正是說河從高而下至平地不可不分與鄭合也鄭又云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者漢志弓高縣屬河間國鬲縣屬平原郡班固自注云平當以為鬲津續志略同疏雖不能全引鄭注所載鄧璞許商說而申之者却與鄭合也今直隸河間府交河縣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東有光故城阜城縣西南有弓高故城山東濟南府德州北

迷鄭參校錄本

有鬲縣故城皆漢縣也唐以下諸家紛紛訪求各自立說如謂鈎盤在景城郡界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者杜佑通典也謂河北道德州安德縣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平昌縣馬頰河在縣南十里棣州陽信縣鈎盤河經縣北四十里者李吉甫元和志也謂簡河在貝州歷亭縣界者張守節史記正義也謂河北道冀州蓆縣馬頰河經邑界德德安縣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德平縣馬頰河縣南十里棣州滴河縣馬頰河在縣北二十里陽信縣鈎盤河在縣北四十里滄州樂陵縣馬頰河在縣東六十里鈎盤河在縣東南五十里者樂史寰宇太平記也謂南皮縣有漯河者金史地理志也謂古河本北

流衡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北流之漳疑古徒駭
河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隄岸數重地皆沮
如沙鹵疑太史河滄洲之南有大連澗西踰東光東至
海疑胡蘇河澗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曰大河曰
沙河皆瀕古隄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棣溝疑
簡絮等河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西通德棣東至
海疑鈎盤河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踰德棣東至海在最
南差狹疑鬲津河者于氏欽齊乘也謂太史河在南皮
縣北者明一統志也皆不如許商所言約畧在三百里
間者為可信

蔡傳此節誤處甚多正義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

述鄭參校錄本

八枝漢書叙傳云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北亡

八支

服虔曰本有九河今塞餘有一也

是知徒駭為經流餘八為支派

也李廵邢昺爾雅注疏朱子孟子集注俱分列九河曾

攷以簡潔為一以其一不名者為經流又訛絮作潔蔡

從之其誤一

林之奇以九道勢均無經流支派之別亦非

引杜氏通典止及

覆舖若安德有馬頰滄州東光有胡蘇俱未引其誤二

引元和志馬頰河在德州安德平原南東按元和志德

州安德縣乃郭下有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縣東北至

平昌縣八十里平昌縣南十里亦有馬頰河于平原縣

不相涉不知何緣認作平原殆是昌縣南三字耳其誤

三元和志德州安德有鬲津將陵有鬲津棣州陽信有

鈎盤俱未引及其誤四引寰宇記胡蘇河在滄州饒安無棣臨津三縣按無棣縣樂史並未云有胡蘇其誤五又云鬲津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原本乃樂陵西東北流入饒安其誤六又德州安德有馬頰德平有馬頰滄州樂陵有馬頰而止及滴河安德有鬲津德安將陵有鬲津而止及樂陵饒安其誤七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按今滄州北乃天津府宋之清州界非平州平州却在東北五百餘里中隔幽州之武清境不相接其誤八更有誤者自鄭康成下至唐宋人所說九河皆不信鑿空懸擬謂在滄州北至平州五百餘里之間不但誕謾可駭且如其說則九河在今靜海天津寶坻寧

迷鄭魯校錄本

河王田豐潤灤州樂亭等境皆今京師東北地矣然則九河又為冀州地不當在兗州矣臣瓚謂禹河入海在碣石不在勃海與鄭不合蔡不覺其誤固無足責乃又欲將九河徙北數百里乎謬妄至此

水經叙沛水自滎澤以下原委甚悉杜預春秋釋例曰沛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之至沛陰北經高平東平經沛北東北經沛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此自卷縣博昌而外畧舉郡名故與水經不同孔穎達謂水道今古或殊又於春秋桓杜據當時所見言之與水經乘異非也

公十八年注灤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哀公十三年注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左傳僖元年注汶

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僖三十年一注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哀二十七年注濮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所言皆河南之沛瀆郭璞山海經注云今沛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沛陰北東北至高平東北經沛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張湛列子注云沛水出王屋山為沘水東經温為沛水下入黃河十餘里南渡河為滎澤又經沛陰等九郡而入海酈道元依水經以立注于出河之沛又加詳焉是由東漢以迄後魏河南之沛未嘗一日絕也至唐人則据司馬彪之言以為自王莽後河南不復有沛水太子賢注後漢循吏傳曰沛水東流逕温縣入河度河東

述鄭公校錄本

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青等郡入海王莽末旱則枯涸但入河內而已又于王景傳沛渠下注云沛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温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青等州入海即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史記正義引魏王泰括地志亦云沘東至温縣西北為沛水又南當鞏之北南入于河入河而南截度河南岸溢滎澤今無水成平地諸說紛紛互異者蓋王莽末旱枯之事郡國志繫河內温下酈注亦于温縣沛水故瀆下言之其所云枯後復通津渠勢改者謂沛水自温縣入河不復東至武德耳而滎陽以下絕無一字道殆與河南之沛無涉謂王莽末河南

之沛亦枯者亦非也其後河北之沛旱止則復故而河南之沛屢為濁河所侵至東漢滎澤遂塞則河南已無沛矣但故瀆猶存滎陽所引之河尚行其道實河水而亦名沛正京相璠所云出河之沛水經所叙杜預等所言是也復攷王景傳所云平帝時河汴決壞建武十年河決毀沛渠所漂數十許縣此正滎澤致塞之由逮後三十五年為永平十三年汴渠成明帝巡行下詔曰今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此汴壞而沛亦壞汴治而沛亦治之徵也順帝紀陽嘉元年二月詔遣王輔等持節詣滎陽盡心祈焉注沛水四瀆之一至河南溢為滎澤故于滎陽祠焉袁紹傳將伐操宣檄曰

述鄭參校錄本

青州涉濟漯注紹長子譚為青州刺史沛漯二水名五行志殤帝延平元年注引袁山松書曰六州河沛涓雒涓水盛長汎溢傷秋稼鄧艾傳宜開河渠引水溉田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沛河論以喻其指晉書傳祗傳武帝時為滎澤太守自魏黃初大水後河沛泛溢鄧艾嘗著沛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祗乃造沈菜堰充豫無水患郗超傳太和中桓溫將伐慕容氏引軍自沛入河超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毛穆之傳鑿鉅野百餘里引汶會于沛慕容儁載記遣弟恪討段龕于廣固遇龕于沛水之南慕容超載記是歲河沛凍合而澗水不冰至諸葛攸率水陸二萬討儁入自石門屯于河渚

符堅伐晉運糧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潁石門滎口
石門也正為沛石其不枯絕可知宋書符瑞志文帝元
嘉二十四年二月河沛俱清鮑照傳河清頌序所云長
河巨沛異源同清澄波萬壑潔瀾千里是也孝武帝孝
建三年九月沛河清大明五年九月河沛俱清魏書靈
徵志顯祖皇興三年正月河沛起黑雲廣數里掩東陽
城上如夜隋書五行志後齊河清元年四月河沛清北
齊帝紀所云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沛清改大寧
二年為河清是也北史齊本紀武成帝河清二年六月
齊州上言沛河水口見八龍升天周本紀宣帝大象二
年二月滎川有黑龍見與赤龍鬪于沛水側魏叔孫建

述鄭公校錄本

傳建與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宋將王仲德等自清入沛

東走青州以上諸條皆言河南之沛可見王莽旱枯專

指河內而言即東漢滎澤已塞而河南故瀆如故也

謂沛久枯于北齊大書河沛清者易作河水清不知沛
字何緣譌為水于穆毛之傳之沛却起傳之沛皆易作
清水以荷澤汶水合流之清河蓋自東漢居東都濬沛
當水不知此實可稱沛水也

渠以利漕汴治則出河之沛亦治所以魏晉及南北朝

言河南之沛者歷歷可稽但所言不但非滎澤陶丘之

禹迹亦并非周初導為滎川以接陶丘之舊滎澤之塞

究不能復通故太子賢等皆言沛但入河其說固並行

不悖也若夫唐之清河自須昌以下所受惟荷汶則又

非沛渠行沛瀆之舊矣李吉甫曰沛水自王莽末入河

同流于海則河南之地無沛水矣自後所說皆襲舊名如鄆州之須昌濟州之長清盧縣齊州之臨邑豐齊全節臨濟章丘淄州之濟陽長山鄒平高苑青州之博昌諸縣界中並有沛水其後則不經博昌而改從棣州之蒲臺入海是皆襲舊名而實非沛杜佑曰王莽末旱沛渠枯涸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河而南水經是和帝之後所撰乃云南過滎陽武封丘冤胸乘氏等縣並今縣地一依禹貢舊道斯不詳之甚酈道元又從而注之其所纂錄並大紕繆又曰沛水莽末旱涸不復截河過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河實荷澤汶水合流而曰沛河蓋因舊名非本沛也按王莽

述鄭公校錄本

旱枯止于河北河南河沛實因沛渠為河所奪滎澤已塞之故與莽無涉水經注所叙舊道乃指出河之沛行舊瀆而言亦不為謬李杜二家皆有誤至言當時現行之沛皆徒襲舊名實非沛水所受乃荷汶此則確甚推原其故自天寶之後沛水湮廢沛渠亦無所受荷澤以西竟成斷港故元和志言沛但自須昌始而鉅野以北沛河所行實荷汶之合流其所謂荷即五丈溝之水西自考城來者也迨元人開會通河引汶絕沛以資運道明永樂中又于古四汶口之地築戴村壩遏汶使西南流汶水自是盡出于汶上西南至南旺入漕四分南流出上開接沂泗六分北流下開抵漳衛惟小鹽河一線洩入清河小鹽河在今東阿縣西南二里即運河所洩汶水支流

也則清河以下清河所行惟賴山泉溝澤之所注以成其川并無荷汶之可言而河南真無沛矣志家猶執清河以為禹貢之沛水可乎至東平厯下諸泉從地涌溢入大小清河此等雖亦可稱沛水與滎澤陶丘之遺迹則毫無干涉矣總而論之沛水有再伏再見秦澤一伏東丘一見見水經注滎東又伏為再伏出曹濮間為再見見唐書許敬宗傳自周初導滎澤為通川與陶丘復出之沛相接故漢志于軼出滎陽下即繼之曰又東至琅槐入海不言東出陶丘而定陶縣下亦止云禹貢陶丘在西南不引東出之文蓋再見之迹亡矣鴻溝既開滎瀆為濁河所亂陶丘之實日就填淤而滎澤之澄泓

述鄭參校錄本

如故其後滎澤亦塞則河南由是無沛水矣水經以河沛合流分入滎瀆者為沛水京相璠謂之出河之沛酈道元述之則瀆雖沛而水實河矣唐以後汴渠不通則鉅野以北所行惟荷汶矣元明以來引汶絕沛則東阿以下所受惟山泉而非荷汶矣禹貢大川其舊迹之變徙蕩滅無一存于今未有如沛者也蔡傳引唐李賢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于海不及王莽末枯涸等語似唐見有此水引本朝樂史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出水非寰宇記且彼本謂清河非沛而蔡則反以本出通典非寰宇記且彼本謂清河非沛而蔡則反以証沛不絕流有意實相反至引曾鞏沈括之說以酌突泉阿井証河有沛于經旨有何發明其于沛水之變遷本屬茫然而拾游詞皆不足辨為滎澤者中又挿入鄭蔡誤認滎陽引河為禹迹即豬而為滎澤者中又挿入鄭康成注滎澤已塞一段又不言後代變徙鶻突含吾無責焉已矣

雷夏灘沮

兗州雷夏既澤灘沮會同二句為一節分析不得故裴駟史記集解引鄭此節注云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地理志雷澤在沛陰成陽案鄭所引係前志文疏亦引此而於成陽下添縣西北三字是也彼志冠以禹貢疏去之則非蔡傳分析二句各為一節別創新解辨見下文但即雷夏句亦引前志而改成陽為城陽謬一其下又云今濮州雷澤縣西北也攷漢成陽縣下至隋唐改名雷澤縣杜佑通典云雷澤縣本漢成陽縣是也宋因之故宋史第八十五卷地理志京東西路濮州有雷澤縣至宋南渡此地久没入京至金海陵王時又以

述鄭參校錄本

雷澤省入鄆城縣鄆城自五代以來久為濮州治至明以縣省入濮州屬東昌府今又改入曹州府然則所謂雷澤縣者在今日其地已入濮州境其沿革如此而當蔡氏時不但此非宋地且亦無所謂雷澤縣者蔡尚言今濮州雷澤縣此秀才紙上爭意氣耳謬二漢之成陽即唐宋之雷澤而成陽故城在今曹州府治荷澤縣東北六十里蔡云西北亦是約略非定準地望謬三蔡又引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類鼓其腹則雷然則本夏澤也因其神名之曰雷夏也此如今童子作四書小題文者拆字挑剔題面生發波瀾法耳山海經古書可信若地理不甚可据而怪語無閔攷信者尤不必

闢入蔡氏之學空陋極矣乃於此等偏援引以炫其奇博無鹽傅脂粉益增醜狀謬四若乃雍沮二水漢志已不載想本係小水唐虞時頗汎濫而至漢即微凡致功者雖小必記禹貢例也蓋此乃沛之別派沛性伏流潛發隨地涌出故別派頗多榮播陶丘外復有此二水入此澤後既有所鍾則不汎濫矣元和志曰灘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又曰雷夏澤在縣北灘沮二水會同此澤其雷澤下流不知何往大抵不南注沛則北注濮上亦終歸於沛也續元和志似二水入澤唐時猶有遺蹤其後當五代時河流經此蕩滅無存趙宋人欲于此求禹迹縱親履其地而一望茫茫何由尋覓況

述鄭公校錄本

蔡沈者僻居閩浙兩浙未越江淮者乎自當遵守古義禹迹於想象得之可也鄭注已亡復加蒐訪此惟深心嗜古者能之若以此責蔡吾過矣然注疏具在偽孔傳明云雷夏澤名灘沮二水會同此澤可襲用也乃識既甚暗性復好異偏妄据同代妄人之言將一節分為之必使雷澤與二水絕不相關其說曰曾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為灘許慎云河灘水在宋又汲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灘水東入于泗水經汲水出陰溝東至蒙為狙獾則灘水即汲水也灘之下流入於睢水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睢水其沮水與晁氏曰爾雅云自河出為灘濟出為澗求之于韻沮有楚音二水河濟之別也未

知孰是按此條譌舛不可勝言禹貢以山川定疆界此
州境內必不闌入他州之水即或如異之治梁及岐荆
之朝宗于海因施功原委相通本為一事耳曾氏以蒙
縣之灘水為此經之灘水以芒縣之睢水為此經之沮
水不知許慎所言灘水東入于泗地志所言睢亦東南
入于泗二水皆出于豫入于徐于沈何與郭璞注河出
之灘誤引此經證之而曾氏承其謬其誤一也所引地
出沛國芒縣係應劭漢書注徑作漢志微誤沛郡譌沛
國亦非按漢芒縣故城在今永城縣東北睢水東流經
芒縣之北非出也光武改又引水經汜水東至蒙為沮
曰臨睢正合應說亦小誤
獲攷之今本狙獲作灘水按此二字應作灘水傳寫譌
作灘水曾又誤灘為狙其言獲者不知何物說文并無

述鄭公校錄本

獲字殆獲字之譌因水經又一條云獲水出汜水在蒙
縣北地志梁國蒙縣獲水首受苗獲渠東北至彭城入
泗是也蓋汜水下流至蒙縣分為二一為灘水一為獲
水曾氏見其同承汜水遂以獲附益之而又譌為獲其
誤二也以睢即沮誤矣而遂云灘之下流入之按睢水
在睢陽城南汜水在睢陽城北汜即可云相通不可云
入何也水經云汜水餘波南入睢陽城中注云汜水自
縣南出今無復有水惟城南側有小水南流入睢可見
古時汜水至睢陽與睢水相通至後魏其流殆絕若灘
之下流則為獲水正上文所云在梁國蒙縣北東至彭
城入泗者也灘豈入睢者乎其誤三也引水自河出為

澮爾雅釋水文爾雅出周公子夏無可疑然云自河出則與許氏說文所云澮在宋及汜水臣鉉云今作汴者合汴起周衰至蒙為澮禹河所無而見爾雅者此條周末子夏門人所附益乃据汴之入泗者言禹河則由大陸未有鴻溝與淮泗絕不通去此甚遠安得有別出之澮要之古水名同者頗多在宋之澮名與入雷澤者不妨偶合況鄭於沅州之水本作澮不加水旁乎然則此亦無害於爾雅之為古書病乃在郭璞謬引沅州水當之耳不知澮沮乃沛別派平地涌出與河何涉即水經注所云濮陽縣北十里即瓠河口禹貢澮沮會同爾雅水自河出為澮云云其意以瓠子為雍此則在沅域但

述鄭參校錄本

禹河亦不經濮陽以瓠子為禹貢之雍亦非也曾氏執爾雅郭注文以澮必自河出其誤四也沮雖有楚音今攷水經注汜水西分濟瀆經濟陰郡南爾雅曰沛別為澮昔漢祖即帝位于汜水之陽張晏曰在濟陰之界也汜音汎今曹縣定陶皆有汜水汜水又東合荷水而北注于沛瀆然則澮水即汜水與沮無涉安得讀沮曰澮以當之耶其誤五也曾晁之說紛紛多謬蔡傳濫載以惑人舛矣惟以鄭注為据則知二水並出于沛與河無涉並在沅州與豫徐無涉其解自明

述鄭公校錄本

蛾術編卷四十九

東吳王鳴盛說

說地十三

故大河屯氏河

魏郡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按此本漳水與河經流徒駭相亂班因目為故大河實非禹河說詳後案十一又館陶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章武屬勃海郡郡治浮陽即今滄州過郡四者東郡清河平原信都也除去所出之魏郡及入海之勃海郡不數故但言四郡若連首尾言之則六郡他水皆連首尾為所過郡此又不畫一鄭康成以屯氏河

為禹河詳後案泗水過郡三
東郡東武陽禹治漯水東北至于乘入海過郡三即禹
貢兗州浮于濟漯之漯過郡之謂東郡平原于乘也
泗水過郡六
濟陰郡乘氏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
一十里說詳後案睢陵屬臨淮郡今為睢寧縣治非泗
入淮處睢陵當作淮陰亦詳後案

睢水過郡五

陳留郡浚儀睢水首受浪湯水東至取慮入泗過郡四
謂陳留梁國譙郡沛國彭城也除彭城不數實五

述鄭公校錄本

廣陽國

漢志廣陽國高帝燕國昭帝元鳳元年為廣陽郡宣帝
本始元年更為國續志則云廣陽郡高帝置為燕國昭
帝更名為郡世祖省并上谷永平八年復略去宣帝一
層不叙非也而屬縣第一縣為薊則二志同前志注云
故燕國召公所封續志注略同說文卷六下邑部云邾
周封黃帝之後於邾也从邑契聲讀若薊上谷有邾縣
樂記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陸德明
釋文云薊即燕國都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燕國召
公與周同姓按黃帝姓姬君奭蓋其後也或黃帝之後
封薊者滅絕而更封燕乎攷成王崩後召公尚在朝未

就封則武王未下車所封必非召公德明兩說以後說為是不待言但羣書皆作薊而說文獨作邾雖讀若薊而薊自在卷一下州部注云芙也非地名此不可解一也二志上谷郡皆無邾縣而既云黃帝之後所封似邾即薊矣乃不云廣陽反云上谷乎此不可解二也存攷

北海平壽壽光斟縣

北海郡有平壽縣壽光縣斟縣應劭以平壽為古埧尋壽為光古埧灌而班氏於斟縣自注云故國禹後攷史記夏本紀夏有斟姓即此斟故國禹後是也此其確然者而斟灌斟尋則事見襄四年傳魏絳哀元年傳伍子胥之言据彼杜注云二國夏同姓諸侯疏以為世本文

述鄭魯校錄本

斟故國與平壽壽光二縣相近故應劭遂析言之杜預亦用之至于啟子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此書序文也夏都安邑本在河北如書序言則是太康為羿拒逐於河南蓋河北之地皆為羿所據矣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此夏本紀文也据杜預謂相依於二斟則自太康以下三世皆因失國無歸而依同姓乃羿因夏民代夏政後又為寒浞所弑浞使其子澆滅斟灌斟尋及夏后相夏遂絕祀直至相之遺腹子少康長而滅澆及其弟豷夏之遺臣靡復收灌尋餘燼以滅浞而少康反國則復歸于河北矣竊計羿浞相繼僭立者在安邑太康仲康后相相繼擁虛號者在二斟此書序

左傳與應劭杜預說之可信者宋末金履祥鄒季友說南陽夏相居河北臣瓚乃依汲郡古文太康居埧尋羿帝正則不知何據亦居之桀亦居之然則魏絳安得云羿因夏乎王制有因國昭元年左傳商人因之是若羿居埧尋則非因矣汲郡古文東哲譎撰何足為憑乃因此并謂埧尋在河南不知斟故國在北海去河南甚遠且伍子胥謂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自是返國河北而桀都亦在河北詳予湯誓序案中瓚說皆非也

東平國

東平國景帝為濟東國武帝元鼎元年為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為東平國按濟東國除為大河郡見文三王

迷鄭參校錄本

傳而夏侯勝傳云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以封子節侯

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節侯見王子侯表不言國

除為大河者略之

韋賢子元成傳遷大河郡尉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為濟東國後王國除

為大河國

亢父樊成帝紀建始二年東平王宇有罪削樊亢父二縣今志仍有此二縣者其後又復詳見宇本傳紀但書削不書復脫漏也

魯國

魯國故秦薛郡高后元年為魯國屬豫州其屬縣有薛縣攷史記魯世家魯為楚所滅秦滅楚後改為薛郡者當以其所屬之薛而名之禮記投壺篇有魯鼓薛鼓則

知當時魯薛並稱故改魯國為薛都也如此則秦時已
不見有魯國之名矣而高紀云既斬項羽楚地悉定獨
魯不下持羽頭示之魯乃降其下又云初懷王封羽為
魯公及死魯又為堅守故以魯公禮葬羽然則楚漢之
際此地復為魯也羽始為魯公及其後自立為西楚霸
王王梁楚地九郡雖都在彭城治今徐州府而魯地亦在
九郡之中蓋泗水郡地也故以魯公禮葬之或疑如此
則楚漢之際此地既復為魯何以地志直至高后時方
復為魯國耶案張耳傳高后六年立耳之孫偃為魯王
似地志元年當作六年楚漢之際名稱不定古名今號
雜舉互陳蓋一時隨便而言皆非定制或魯或薛殆錯

述鄭參校錄本

言之直至張偃就封方定改薛郡為魯國耳又高紀云
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其下文又云沛
公如薛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此薛則指
魯國所屬薛縣彼時諸侯之兵初起尚仍秦制此地大
約仍為薛郡之屬縣未必遽復魯國之稱但薛郡實是
魯故國且春秋時薛嘗與滕俱朝魯可見其服屬於魯
魯既亡魯薛遂通稱項氏初起在薛故其後羽有魯公
之封

薛縣

漢公孫宏傳云菑州薛人今志菑川國無薛縣薛縣乃
屬魯國彼國注云故秦薛郡高后元年為魯國据此注

秦時稱此郡為薛郡者當以其有薛縣而稱之至漢因
此郡屬縣有魯是伯禽故國故改為魯國而薛縣則不
知何時曾改屬菑川故宏得為菑川薛人地理志据最
後元始為定故薛仍屬魯國但各列傳每人書某郡縣
人亦當据後定乃偏据一時稱菑川薛予嘗論名字郡
縣義例不定者此亦其一也

淮陽郡

汲黯傳拜為淮陽太守黯自言棄逐居郡云云其下文
又云居郡政清又言上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則淮
陽是郡名明矣而今地理志有淮陽國無淮陽郡注但
云高帝十一年置屬兗州絕不見其曾為郡愚以異姓

述鄭公校錄本

諸侯王表諸王表及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王宣元六
王等傳考之高帝之子友以高帝十一年始立為淮陽
王至惠帝元年徙王趙是為趙幽王則淮陽國除為郡
矣惠帝薨高后以假立惠帝之子強為淮陽王強死又
以武代文帝立武被誅則淮陽國又除為郡矣其後文
帝之子武以文帝三年又立為淮陽王王十年而徙梁
是為梁孝王則淮陽國又除為郡矣其後景帝之子餘
以景帝二年又立為淮陽王王二年而徙魯是為魯共
王則淮陽國又除為郡矣其後宣帝之子欽以宣帝元
康三年又立為淮陽王是為憲王自立後傳子及孫凡
有國六七十年至王莽乃絕此郡始為國改為郡後復

為國如此展轉改易凡八九次終為國地理志以最後之元始為据故言國而中間沿革則俱略去也汲黯為淮陽守當武帝時而其前申屠嘉亦嘗為之見本傳及爰盎傳此當惠帝元年以後國除為郡之時又司馬安亦嘗為之見鄭當時傳灌夫亦嘗為之見本傳田廣明與其兄雲中相繼皆嘗為之見酷吏傳此則皆在武帝時又韓延壽亦嘗為之此則在昭帝時蓋自景帝四時為郡直至宣帝元康三年為郡約九十年故為守之見於史者如此之多若鄭宏傳兄昌為淮南相此則在宣帝時憲王欽之國以後事矣尹齊為淮陽都尉見酷吏傳亦在武帝為郡之時若

國則不當有都尉

述鄭參校錄本

合肥

漢地志合肥應劭曰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淮合故合肥按夏水與淮合之淮酈氏水經注引作肥而云闕駟之言與應劭同予按川流派別無沿注之理方知應闕二說非實証也蓋夏水暴長施合於肥故曰合肥非夏水自父城逕合肥也

盛唐

漢本紀元封五年南巡狩至于盛唐文穎云盛唐在廬江韋昭云在南郡師古是韋說按地理志無盛唐縣唐開元中改霍山縣為盛唐寰宇記謂即漢縣雖無的据然下文即云登瀛天柱山瀛縣屬廬江天柱即南嶽霍

山則盛唐必近瀋縣地文穎謂在廬江者得之

沛國

沛國注秦泗州郡按沛國即前沛郡所屬縣以前志參對不見者多疑皆光武所省泗州據前志當作泗水

蒲姑地名非人名

毛詩齊風雞鳴疏引伏生尚書大傳云奄君薄姑鄭康成注云疑薄姑齊地非奄君名攷書序成王既踐奄遷其君於蒲姑蒲薄古字通而漢地志成王時蒲姑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太公國則大非矣四國者管叔蔡武庚與奄君也奄君本係助桀為虐後又從管蔡商為亂故成王滅之以其為從不殺然佞

迷鄭參校錄本

人不可居故地遷之蒲姑齊地使服于大國大傳蓋因其遷在蒲姑遂追奄君為蒲姑氏尚可而康成辨之極是如漢志則直以奄之外別有一蒲姑氏作亂者則謬奄在淮北蒲姑在今青州府博興縣東南本非一地且封太公已久滅奄後不過益其封非至此始封

太公反葬于周其事難行

太公封于營丘五世反葬于周營丘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周則今陝西西安府長安府地相去五六十里五世反葬勞民傷財費時失事亦已甚矣宜乎五世以下不能復行也且即此五世葬周子孫欲來省視甚難亦非情理此古禮之難行者

雩門

哀十一年左傳魯師次于雩門之外注南城門也五日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注稷曲郊地名水經注泗水條云沂水北對稷門即經書稷門新作之南門杜預曰以僖公更高大之故又名高門亦曰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曾點所欲風舞處是稷門即雩門莊三十二年能投葢于稷門注魯南城門是也稷曲則魯南郊地名與稷門各不相蒙

歸三田

春秋夾谷之會齊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田左傳季友敗莒師獲莒子弟挈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此則僖公

述鄭參校錄本

時汶陽屬季氏未詳何年為齊所侵奪也鄆者昭二二十五年冬齊侯取鄆使公居之蓋鄆本魯邑昭公出居乾侯齊景公取鄆使昭公居其地後昭公卒定公立齊竟据鄆為己有耳龜陰者山南曰陽北曰陰龜山之陰也詩奄有龜蒙注二山名又按史記作鄆汶陽龜陰左傳作鄆謹龜陰司馬貞杜預皆以為三田皆在汶陽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妹妻之即位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伐我取謹及闡及齊平蒞盟逆季姬以歸嬖齊人歸謹及闡此則景公後事既反謹又取之而復還也

隨三都

春秋昭公二十八年齊景公欲遷郕、鄆、須、費於汶水之南，魯欲從之，季康子欲勿遷，公曰：「不可。」遂遷之。此三都也。

春秋夫子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
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
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須句樂
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蓋三都之墮其家
臣不欲而三子不為異同若三子意不欲墮何以費襲
魯而三子乃肯偕公同入于季氏之宮耶蘇子瞻以夫
子墮都為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于此可見

孔子所生郈非鄒亦非陬

閻氏若璩孟子攷云史記孟子列傳孟軻鄒人也鄒為
今山東兗州府鄒縣張爾公大全辨曰孟子所生之鄒
非戰國穆公之鄒國乃春秋孔子之鄒邑余曰吾之不

迷鄭魯校錄本

遇魯侯豈有本國之臣民而敢斥言其國與爵哉且祇
云近聖人之居未嘗云生聖人之鄉也或問孟子既為
鄒人曷為母葬于魯予曰孟子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
知何時分適鄒遂為鄒人猶葬歸于魯者太公子孫反
葬周之義也然攷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
鞍山陽又非魯地疑古為魯地猶魯鄒邑今亦在鄒縣
界內二國密邇左傳魯擊柝聞於邾是也愚謂閻辨確
矣而未盡然也作大全辨者昏冥無知其言本不足辨
但夫子曰辨之弗明弗措也愈辨則愈明是亦有益後
學無嫌詞費所惜大全辨以孔子所生之郈邑亦誤作
鄒閻存之而不能辨且曰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是雖

知二處非一地直謂其字則同不知魯邑不可作鄒字也說文卷六下邑部鄒字注云魯下邑孔子之鄉从邑取聲側鳩切又鄒字注云魯縣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从邑芻聲側鳩切又邾字注云江夏縣从邑朱聲側輸切鄒鄒音同字則迴別地亦各異鄒邾音似異古音却同故春秋傳作邾而後變為鄒說文以鄒為古邾國也若江夏之邾與邾國相去二千里字雖同全無涉古人造鄒字專為魯邑用不過魯下邑其他別無見鄒字此注在孔子未生時若邾之變為鄒字似在六國故孟子時有鄒穆公蓋其時因二音究有微別故造鄒字其他處亦別無地作鄒字也此鄒與鄒之地既不同字亦

述鄭參校錄本

斷不可混者也而大全辨與閭皆混為一誤矣六國表

凡春秋國之為某國所滅者其事即載此國格內魯傳

至頃公十八年當楚考烈王八年為楚所滅雖滅之仍

楚屬邑矣故漢滅楚項羽魯猶城守以羽頭示之乃降葬羽以魯公禮故魯事皆附楚至

鄒則後來亦為楚所滅其國却並非先為魯所滅而復

并於楚如越之先滅吳而後滅於楚實是始終別自為

一國而卒乃與魯相繼為楚滅但不知何國先亡耳其

事雖不見於六國表却見漢地理志也今說文以鄒為

魯縣無知者必疑鄒為魯吞故說文云云不知漢志魯

國騶縣注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為楚所滅嶧山在北

應劭曰邾文公遷于嶧者也邾為楚滅漢志必有所据

而鄒作騶則古字通耳續漢郡國志無魯國亦無鄒縣
蓋改併許慎則不據當代之書而據先漢地理志此縣
是孟子之鄉若孔子之鄉則石經左傳卷十五襄十年
邾人紇杜預曰紇邾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邾邑魯
縣東南莒城是也石經論語卷二鄒人之子說文無鄒
字此已微誤是也豈可作鄒字耶閻但以地之異辨之
而不以字之異辨之閻之學博且精百數十年來無敵
但不從說文入門故有此失史記孔子世家生魯昌平
鄉陬邑注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此所引
正安國論語注但又以邾為陬或形聲近假借或傳寫
誤要非本字閻四書釋地初刻極論子長詳書夫子之
國鄉邑為尊夫子而於陬字之假借却不

述鄭公校錄本

能說文卷十四下阜部陬字注阪隅也此與孔子所生
之邾亦無涉且邾从邑陬从阜二字所从大異自隸變
邑阜偏旁竟無分別但在左右為殊豈知二部固自
判然予論說文所載之字不但不可改易增減點畫即
上下左右亦不可移徙若邾與陬則所从絕相遠竝非
以在右者移之在左勿誤會

滅滕事當從漢志

朱子於孟子萬章問宋將行王政下注宋王偃嘗滅滕
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閻百詩釋地
初刻謂漢地理志杜預釋例水經注竝云齊滅滕竹書
紀年於越滅滕惟戰國策作宋滅而通鑑繫之赧王二

十九年乙亥上距孟子勸行仁政甚遠朱子於宋初王
即曰嘗滅滕無乃太驟愚謂國策言宋滅滕在三十二
卷此事亦見新序卷四雜事閻失舉然二書皆作宋康
王王偃亡國何得美謚不可解朱子云云誠太驟且通
鑑作乙亥亦無据六國表是年正宋為齊滅之年豈可
反以為宋滅滕之年通鑑之有功史學乃在漢以下叙
周秦事多誤大約趙宋人斷不可開口談三代一談便
差滕之滅斷非宋滅之云越滅亦非恐是齊滅之而其
滅不知在何年大約文公之賢必無此事當在其子孫
距孟子至滕已久此等事只宜約指不可鑿空

任國風姓趙岐注誤

迷鄭參校錄本

閻氏若璩釋地初刻攷得孟子任國為今山東濟寧州
東任城廢縣去古鄒城僅百餘里此等小國必無平治
天下舍我其誰一種想頭其君亦未必有禮請大賢至
其國之事不過以景慕而幣交孟子亦因路甚近聊一
至荅其意不久留也季任為任處守趙岐注任薛之同
姓小國也攷隱十一年傳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曰寡
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杜預曰薛任姓疏又引譜
云此譜亦作薛黃帝之苗裔云云又引世本云云如趙岐
注任竟以國為姓矣然僖二十一年傳任宿須句顓頊
風姓也實司大皞之祀杜預曰太皞伏羲四國伏羲之
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然則任乃風姓安得與薛同

姓趙岐荒謬至此

於陵

孟子於陵趙氏無注朱子云地名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稱陳仲子為於陵子仲漢藝文志有於陵欽以地為氏也詳四書釋地

述鄭益校錄本

蛾術編卷五十

東吳王鳴盛說

說地十四

濰淄

青州濰淄其道鄭曰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其屋山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疏曰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其縣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案班志云琅邪郡其禹貢維水北至昌都云云其縣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莒州東屋山淮南子作覆舟山襄十八年傳杜注謂濰水出東莞東北史記淮陰侯傳徐廣注用之東莞今沂水縣沐水

出非維水此誤都昌北海郡縣疏與酈道元同今刻漢志與北海縣俱作昌都誤倒也史記淮陰侯傳索隱亦誤倒而漢書韓信傳師古注則又誤以都昌為臺昌或引用展轉傳誤或謄寫鏤板舛如此原山淮南子作飴山萊蕪故城在今青州府益都縣西南近分置博山縣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疏引地志淄水至博昌入海海當作沛傳寫誤作海

水經說維水所出及所經行入海已詳後案水經又說淄水所出至東過利縣東

注云淄水自縣東北流逕東安平城北又東逕巨淀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又東北入于海

注云淄水自馬車瀆亂受東北逕馬井城北與時繩之水互

案漢志淄水東至

述鄭益校錄本

博昌入沛則水經言入海者乃魏以後語與漢志且不合況禹貢哉禹貢淄水當自利縣東至博昌入沛而止此所謂其道也博昌今為博興縣水經注所言東安平以下與禹貢無涉河渠書于齊通淄沛之間故淄得由博昌入沛入沛之後乃復由馬車瀆以下至琅槐與沛同入海琅槐今壽光縣

孔疏引漢志誤作入海而蔡傳又以漢博昌縣為即宋之壽光縣壽光瀕海沛既東流逕是縣之境不入海曷入哉故不覺先後異說于維則云入海于淄則云入沛而於其下接云今壽光縣意謂入沛云者即入海也不知漢博昌為宋博興縣今屬青州府博昌故城猶在今

縣南二十里不瀕海也淄入泲在今博興即博昌入海
在今壽光即琅槐漢博昌本與壽光無涉而又豈得以
博昌入泲即為入海耶朱鶴齡解禹貢云地志云入泲
水經云入海者馬車瀆以下乃泲水入海處淄水入海
之道與泲水同非互有齟齬按淄入泲自在博興非馬
車瀆且泲至馬車入海自金皇統始前此不爾則朱亦
微誤也或又疑淄既通泲則亦可為泲行之道經何不
言不知小水巡行不及者甚多且淄多伏流潦則薄崖
旱則濡軌而已非可循行以達泲也又昭二十六年傳
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注云淄水出泰山梁父縣
西北入汶此淄乃柴汶也鄭樵誤據以為禹貢之淄遂

迷鄭參校錄本

謂淄入汶尤非是其餘亦後詳案

汶

禹貢汶水始見於青州末節浮于汶鄭曰地理志汶水
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案前志泰山郡萊蕪縣
下既云原山淄水出云云其下即云又禹貢汶水出西
南入泲是汶與泲同出一山而異流也蔡沈於淄出原
山下增之陰二字據于欽齊乘淄出東麓何得言陰古
人言方向往往言東即是南言北即是西此蔡所不知
故乘刺于汶出原山下增之陰二字則似尚可然究屬
杜撰

沂

沂水始見於徐州疏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
樂山南至下邳入泗職方其山鎮曰沂山鄭注云沂山
沂水所出也在蓋臨樂山疑山本名沂山則以水名山
其實是一但班志于臨樂山下先言洙水出西北至蓋
入泗水然後云又沂水南至下邳云云當亦如萊蕪原
山淄汶同出一山之比水經則以為出艾山又分列沂
水出蓋縣艾山洙水出蓋縣臨樂山而酈氏於艾山下
仍云鄭云沂山且云亦或云臨樂山酈以異名實一山
水經疑非也今沂山在沂水縣北一百里十但艾山出
水經漢志自作臨樂蔡傳以艾山引入漢志誤一又志
但云南入泗水經則叙至南入下邳西南入于泗水經

述鄭參校錄本

細叙不比漢志略說方向下一西字特在下邳縣稍西
耳而蔡又以水經西南入泗之文引入誤二又引酈道
元水出尼丘山西北經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水出太
公武陽之冠石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於太山
攷水經注泗水條下沂水出尼丘山流逕魯故城南北
對雩門水對此門非逕誤三水經注沂水條下有小沂
水三一出黃狐山一出冠石山一出下邳城東蔡僅舉
其一誤四泰山作太公武陽上脫南字下脫縣字誤五
沂出泰山郡之蓋縣今云出於泰山誤六

蒙羽

蒙羽其藝疏曰地理志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

在東海祝其縣南按蒙陰故城在今縣南屬山東沂州府山在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祝其故城在今江南海州贛榆縣南山在縣西蔡傳引漢志而曰今沂州費縣也漢蒙陰在宋為新泰非費縣但此山實連費縣北境當云今在新泰費縣二縣之界也蔡傳又引漢志在東海祝其縣南而曰今海州朐山縣也說本寰宇記羽山在海州朐山縣西南九十里正漢志祝其縣之羽山宋制與唐同蔡但論山所在之縣不論縣名之合漢與否若論漢祝其故城則在宋懷仁縣南四十二里宜先指漢縣然後指山現隸處乃因縣所在非山所在竟略去而不言漢祝其今懷仁也則所引漢志落空矣

述鄭參校錄本

蔡不通古今而又意在自立主張故多病

羽山

舜典殛鯀于羽山馬融注云東裔也攷禹貢徐州蒙羽其藝即此羽山昭七年左傳鄭子產對韓宣子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杜預云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漢地理志云東海郡祝其縣禹貢羽山在南鯀所殛續漢郡國同劉昭注引博物記曰縣東北獨居山西南有淵水即羽泉也俗謂此山為懲父山晉書地理志亦云東海郡祝其縣羽山在縣之西今屬江南贛榆縣界縣南有祝其故城即漢舊縣也是然隋志云朐山縣有羽山元和志亦云羽山在朐山縣西

北一百里志又云羽山在臨沂縣東南一百十里與朐山縣分界朐山今之海州臨沂今沂州府蘭山縣也又郟城縣志云縣東北有羽山接贛榆縣界諸說不同要之此山在蘭山之東南海州之西北贛榆之西南郟城之東北實一山跨四州縣之境也隋唐省祝其入朐山仍屬東海郡故志但有朐山自唐以前無不以此山為殛鯀地故陸德明左傳釋文云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為膳斯鯀豈化為二物乎

大野

大野既豬疏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今鉅野縣屬山東曹州府故城在縣西縣治移向東也何

述鄭參校錄本

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見水經沛水注蔡沈引通誤作導又引水經沛水至乘氏縣分為二南為河北為沛是不待言旋接酈道元謂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則是二水齊赴鉅野澤與道元原不合原文曰其一水東南流此指經之南為沛水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于鉅野澤此指經之北為沛瀆兩不相蒙蔡氏祗緣欲明澤之所聚者大故併入二水不知沛水東南流經昌邑金鄉縣即今金鄉縣在鉅野之南相去百餘里不得云沛水同注鉅野也此澤歷代為河流決入誠屬巨浸也迨後河日南徙至明永樂開會通河過汶沛入運歷乾涸予嘗親過其地一望皆

民居邨落桑麻遍野澤之畔岸全無蹤迹
元吳澄于欽謂澤即梁山泊不知此泊在大野之東此
為其下流不得即指為大野今亦已乾涸無存明王樵
又謂大野即南旺湖然澤在南旺之西雖相去不遠而
湖不得即為澤德清胡先生渭錐指辨之闢謬斷疑精
確明決予無以益之

泗濱浮磬

泗水始見於徐州泗濱浮磬鄭曰泗水出沛陰乘氏疏
曰地理志泗水出沛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
淮案前志有兩泗水魯國沛縣泗水西南至方輿入沛
沛陰郡乘氏縣泗水東南至淮陰入淮攷水經泗水出

述鄭參校錄本

魯沛縣北山則前志下縣一條正叙泗源而鄭偏不引
又乘氏之水本是沛水水經所謂沛水至乘氏縣西分
為二其經流東北流合汶而獨入海其支流則東南流
至方輿會荷澤水至魯臺縣南湖陵故城南而入泗自
是而過呂梁以至淮陰而入淮則皆泗正流矣若然自
下縣至方輿泗也自乘氏至方輿沛也不可目為泗而
漢志目之者方輿至湖陵荷沛泗三水合流不過幾十
里湖陵以南自是泗之正流而沛荷反假泗以入淮矣
何不可因下流而并目上源為泗況沛之列四瀆而獨
入海者與此無涉此是沛支流故以泗目之而於下縣
仍在泗本源乃若康成之引乘氏不引下縣者水經注

泗水自彭城又東南過呂縣南水上有石梁故曰呂梁
晉太原地記曰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者也呂梁
當湖陵之下流乃泗水正流荷沛皆因入泗淮浮磬實
產其地引下縣則泛而不切故引乘氏泗水此正康成
經學之精也為是浮磬句之注故如此引用也乃樂史
寰宇記云磬石山在下邳縣西南禹貢注泗水中見石
可為磬今泗水無此石此山在泗水南四十里今取磬
石供樂府恐禹時水至此山矣按樂史引注孔傳文孔
傳雖劣如此條尚依古義若樂史則更俗謬磬石出呂
梁後世改用下邳西南山上所產謂之磬石山故隋志
云下邳縣有磬石山不言呂梁而寰宇記即以此當經

述鄭參校錄本

浮磬因附會云禹時水至此山下邳今邳州此山在今
州南八十里鳳陽府靈璧縣北七十里即世所稱靈璧
石非泗水所經寰宇記因泗濱遺迹無存執後代事証
經非也而蔡傳則云泗水名出魯國下縣桃墟西北陪
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導因以為名西南過彭城又東
南過下邳入淮下縣今龔慶府泗水縣也濱水旁也浮
磬石露水濱若浮于水然或曰非也泗濱非必水中泗
水之旁也浮者石浮生水本不根着者也今下邳有磬
石山或以為古取磬之地曾氏曰不謂之石者成磬而
後貢也此條病甚多呆詮泗源浮泛不切病一引或說
全是浮詞似并未讀寰宇記但道聽塗說者病二磬石

山文倒作石磬山病三下邳下無縣字病四末又贅曾
氏亂道病五要之呂梁磬石自唐以前已無復存無怪
趙宋人言今泗水無此石金元以下泗且為黃河所奪
明嘉靖間以呂梁石礙漕艘發卒鑿平之禹迹更有何
蹤影然究不可不存古訓想像禹迹而得之

三江

新安金榜輔之乾隆壬辰進士第云鄭康成尚書注江
至尋陽分為三孔謂大江與石城水及浙水也此揚州
三江既入句下注也又言左合漢為北江右會彭蠡為
南江云云者此謂導江之三江非揚州注也班固地理
志會稽郡吳下丹陽郡石城下二條許慎說文水部浙

迷鄭參校錄本

字下一條及酈道元水經注皆與鄭合如輔之說是班
許鄭酈皆合矣而無如按之水道實有所難言者何則
水道代有變遷古今自當迥別如河沛諸大川禹迹已
幾無復存北方土鬆河身最易遷徙數千年下遂成平
地是有此理獨岷山所導之江在江南多山之處終古
安流禹迹未改斷無至會稽山陰為浙江之理故予嘗
謂說文浙字注江水之上疑脫落一漸字此予之初論
而竊自許確不可易者至石城分江水亦萬不能至餘
姚入海故予尚案以鄭注兩段合為一三孔即指漢與
彭蠡及大江未用輔之說然輔之善讀書籍其辨析予
說乃備朋友講習之益不可少如此

敷淺原

導山終于敷淺原傳曰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案漢志豫章郡歷陵傳易山傳易川在南古文以為敷淺原則敷淺原乃水也傳以敷淺原為傳易山誤矣疏曲附傳不引川而徒取山為證皆非也說文卷十一下彙部彙字注云水泉本也从彙出下又重文原字注云篆文从泉徐鉉曰今別作源非是卷二下走部遼字注云高平之野人所登从走备录闕俗既別造源以代原遂以原代遼誤謂原為高平之山原而非水泉不識字故也晁以道謂饒州鄱陽縣界中有歷陵故城及博陽山黃儀謂吳志歷陵有石印山即今饒州府之

述鄭參校錄本

鄱陽山在府治鄱陽縣西北一百五十里鄱陽湖中朱子謂今之所謂敷淺原者為山甚小而庠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為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唯是為宜錐指謂水經注引孫放廬山賦曰尋陽郡南有廬山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是廬山下固有平原也山今跨德化星子二縣之境敷淺原即孫放所謂平敞之原乃廬山東南之麓瀕於彭蠡澤者今九江在鄱陽湖西北饒州在湖東南中隔一水鄱陽界中之歷陵縣傳陽山恐即是潯陽之故縣及山非有二處而黃氏強以湖中鄱陽山實之若以匡廬為敷淺原尤臆說

不必辨胡先生渭欲遵朱說故以為平敞之原總因未辨原邈二字之別耳三說皆非也

備吳郡

漢地志會稽郡下注云秦置高帝六年為荆國十二年更名吳景帝四年屬江都按後廣陵國下注云高帝六年屬荆國十二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年狩三年更名廣陵所屬廣陵縣下注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屬王胥皆郡此并得鄣郡而不得吳班氏會稽廣陵兩注自相矛盾劉敞於此郡駁云景帝四年封江都王并得鄣郡而不得吳然則會稽不得云屬江都愚攷江都易王非傳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自請擊吳

述鄭參校錄本

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既云治吳則廣陵注云江都易王非都者此誤越絕書卷二吳地傳云漢高帝封劉賈為荆王并有吳十一年淮南王英布反殺劉賈後十年高帝更封兄子濞為吳王治廣陵并有吳立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立三十二年反奔還東甌殺濞据此吳王濞實治廣陵而江都易王則治吳不都廣陵廣陵注所言江都易王都此者實誤都且在吳乃云不得吳更誤矣劉敞所駁大謬又攷高帝紀六年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為荆王十二年詔曰吳古建國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立沛侯濞為吳王吳王濞傳

高祖立潁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其下文朝錯又言
吳以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即謂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
三縣也其下又削吳會稽章郡書至吳國之有會稽顯
然而江都因吳故封其得吳明矣廣陵厲王胥以元狩
六年封本傳載其賜策言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則廣陵
厲王之得吳明矣廣陵注與劉敞駁實皆誤也至於吳
郡鄣郡等名皆非故秦郡史家隨便稱為故不足泥又
按史記夏本紀云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
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裴駟注引皇覽曰禹冢在山陰
縣會稽山上秦置郡本取此山為名然郡守治所則治
吳不治山陰項羽本紀秦二世元年九月項梁與籍殺

迷鄭公校錄本

會稽守殷舉通吳中兵八千人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
乃渡江而西此所謂吳中即今蘇州府治吳長洲元和
三縣地也嚴助朱買臣拜會稽太守皆其地

丹揚

丹揚郡故鄣郡屬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揚揚字
从手其屬縣丹陽則从日而南監板俱作陽攷晉書地
理志或作揚或作陽紛紛不一而屬縣則作揚且注云
丹揚山多赤柳在西也然則縣名从木甚明而郡亦當
以此得名凡从手从日疑皆傳寫誤也唐許嵩建康實錄第一卷解馬
貢揚州引春秋元命包云厥土下溼而多生揚柳以為
名揚州之揚从手李廵爾雅注以為人性輕揚此不可
合又二王金帖羲之丹揚帖云知以得丹揚評釋云丹

楊以其地多赤柳故名宋王存元豐九域志第六卷江
南東路江寧府古蹟門云江南地志漢丹陽志北有赭
山丹赤以為郡名與晉志約略相同劉敞曰秦分三十
六郡無鄣郡此注但當云故鄣屬江都不當益郡字愚
按劉說似是而非辨已見前故鄣郡屬江都也者乃謂
武帝之前此郡地名鄣郡屬江都國耳豈謂秦哉如劉
云云則但故鄣一縣屬江都乎不通極矣鄣郡非秦郡
名也而高紀帝云六年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立劉賈
為荆王廣陵國注云高帝六年屬荆國十二年更屬吳
景帝四年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廣陵江都廣陵皆
并得鄣郡以上所說郡名其中居然有鄣郡或係楚漢

迷鄭益校錄本

分爭之際暫置復廢其後得稱故郡不必秦郡方得稱

故當秦三十六郡時此郡所屬十七縣地既非丹楊郡

又非鄣郡皆是會稽郡地耳

劉昭亦誤以秦有鄣郡

故鄣胡三省通鑑注云漢屬丹楊郡其地本秦鄣郡所
治故曰故鄣今廣德軍是故鄣縣之地文獻通攷古揚
州秦郡五有鄣郡會稽郡九江郡秦無鄣郡說已詳上
胡三省馬端臨皆非

丹楊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郢即南郡江
陵縣江陵即今縣湖北荊州府治說已見前而丹楊則
為今太平府當塗縣之南境地與寧國府連界處也史
記楚世家云成王封熊繹於楚居丹楊即此是矣乃徐

廣注則云在南郡枝江縣山海經丹山在丹陽南郭璞注云今建平郡丹楊城秭歸縣東七里水經酈道元注云丹陽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悉臨絕澗南枕大江險峭壁立楚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為吳之丹陽尋吳楚悠隔縵縵荆山無容遠境吳境非也於是沈括夢溪筆談王楙野客叢書王應麟詩地理攷及通鑑地理通釋皆主此据晉人及北魏人說不信班氏畢竟班氏是後儒皆未必然左傳華路藍縷以啟山林宣十二年文則指若敖蚡冒言又僻在荆山華路藍縷跋涉山林昭十二年文則指熊繹言酈引此駁班似也但楚境大矣即使藍縷啟山在荊州而熊

述鄭堂校錄本

繹始封何妨在揚州丹陽乎周成王時吳尚微甚其地狹小僻在蘇松一隅何知丹陽郡之丹陽必吳境非楚境乎志末總論一段以丹陽為吳分此班氏就晚周之吳境言之耳其實丹陽未必吳始封即得也

三江

揚州三江異說紛紛最為多岐偽孔傳及疏已極亂道唐宋人舛謬尤甚蔡傳承襲張守節史記正義以說經皆屬駁諉予辨誤析疑說已詳見後案又詳十七史商榷第五十一卷并諸家引述之誤亦皆辨之初學地第六卷引漢書地理志注曰岷江為大江至九江為中江至南徐州為北江蓋一源而三目

今本漢志無此注又此所引不知何本又

引盛宏之荊州記曰江出岷江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
在益州建寧漏江縣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
名為南江在犍為與青衣水汶水合至雒縣與雒水合
合東北至巴郡與涪水漢水白水合東至長沙與澧水
沅水湘水合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潯陽九道分為東會
於彭澤經蕪湖名為中江東北至南徐名為北江而入
海也以上二段皆有脫誤今以意改字按此二說相合楊
慎据此解禹貢指為徐鉉注說文語攷說文始一終亥
及分韻二本俱無此言惟黃公詔韻會江字下有徐按
云云與此同蓋徐錯說文繫傳語本之荊州記者非鉉
語也假如其說則南在荊江與揚無與且所中江北江

述鄭參校錄本

亦與導水不合矣又郭璞注山海經曰岷山為大江所
出岷山為南江所出岨山為北江所出即文選載璞江
賦所謂源二分于岨岨者也山海經又曰岷三江首大
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郭曰今江出汶山
郡升遷縣岷山至廣陵郡入海以上所說皆在梁州更
與揚無與且所其指俱屬江源若徐錯說之本荊州記
者直連入海之處而言與此亦並非一說而楊氏又強
合為一謂禹貢三江當于上流發源處求之三江皆發
源於蜀下注震澤云云楊氏蜀人遂欲移揚州三江於
蜀不知東為北江東為中江皆在彭蠡已下與上源何
與乎謂皆注震澤又謬中之謬也謝靈運宋元嘉十年
論斬降死徙廣州或

告于靈運州令棄市胡三省通鑑注水經于温江口纂之不及
詔于靈運州令棄市胡三省通鑑注水經于温江口纂之不及
鬱于水鬱此蓋三水廣信縣入鬱封三水江口初學記引沈懷
遠南越志曰廣信江始安封州鬱林江亦為三江之口黃也
儀日封州即今肇慶府封川縣三流江口在縣西此又三江
江靈運山居賦自肇慶府封川縣三流江口在縣西此又三江
口便誼是日余守衡南鼓棹三江路次巴陵郡濱水所會亦
吊賈誼是日余守衡南鼓棹三江路次巴陵郡濱水所會亦
西對長洲南觀則湘浦北經注大江故曰三江濱水所會亦
或謂之三江矣此又三江也
江皆非禹貢揚州之三也

震澤

震澤底定蔡傳云震澤太湖也地志在吳縣西南五十
里今蘇州吳縣也案前漢志云會稽吳縣具區在西古
古文以為震澤蔡引此而去其郡名且於西字下添南

述鄭魯校錄本

十里四字非也說禹貢自宜引漢志但宜引原文下始
證以今地且宋時蘇州所治即今治今驗蘇州府到太
湖僅三十餘里云五十里者亦非

太湖西北承宣歙金陵諸水西南承苕霅諸水東西二
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占蘇湖常三州其入海處則

松江東江婁江也但三江之說亦各不同先七世祖前

峯先生諱同祖字繩武明正德辛巳進士歷官翰林院

編目三三江攷曰今太湖自吳江縣長橋東北合龐山湖

者吳為松江又東南分流白蠅江入急水港達澱山
湖迤東入海者為東江此單鐫吳中水利書所謂開白
蠅江使水由華亭青龍江入海者也是但澱河之東已

塞不復徑趨入海而北流仍合吳松江故曰東江已塞也自龐山湖過大姚浦東北流三折成三江俗呼為上清江下清江吳松江其一貫江也入崑山西南又分為二一名勦娘江五里許復合為一經崑山南又東南過石浦出安亭江過嘉定縣黃渡入青龍江由江灣青浦入海者為婁江其安亭江在宋時已塞單錡所謂開安亭江使水由華亭青龍江入海者是也自宋已前未有以劉家港為古婁江者以之自朱文長始按長文吳郡續圖經云崑山塘自郡城婁門至崑山入海即婁江指今之劉家港蓋謂松江東口入海者為東江劉家港入海者為婁江太湖東入吳江縣長橋合龐山湖者為松

述鄭益校錄本

江三江之迹具存東江未嘗塞也然婁江自吳縣東南迤邐而來過崑山東南至嘉定界入海曰吳淞江口甚明雖其支流有與劉家河相通者而非江之正道豈遂可指劉河為婁江哉先生此辨閻氏若璩取之胡氏渭又謂東江自澱湖東南出為谷水逕今浙江嘉興海鹽界出為澈浦入海庾仲初所謂東南入海為東江也由澱湖注青龍江入海者是後來改道非古谷水所經自唐以來築海塘起鹽官迄吳淞江一百五十里而東江遂堙未詳其說是否

宋書始興王濬傳元嘉二十二年上言二吳晉陵義興四郡之水同注太湖而松江滬瀆壅噎不利處處涌溢

成災欲從武康紆溪今德清縣地開湖直出海口一百餘里

必無閼滯是歲乙酉上距底定時幾三千年震澤入海之路始塞又梁書吳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上言當漕

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詔交州刺史王弁發吳興義興三郡人丁就役而不果行蓋亦松江不通故欲

於上郡分殺其勢也至唐人築五堰遏宣歙之水西北入大江宋則松江壅滯日甚于是策下流者曰先開江

尾茭蘆之地也曰鑿吳江隄為木橋于所也曰開白蜆安亭二江也曰通白茅港在常熟及三十六浦也浦則在

常熟二十四入揚子東上流者曰東壩必不可廢也曰開夾亭干瀆絕西來之水使北下江陰大江也曰決松

述鄭益校錄本

江千墩金城諸匯開無錫五瀉堰以洩太湖而入于北

江也導海鹽蘆漑浦以分吳松而入于海也歸氏有光謂治吳之水宜專力于松江松江治則太湖東下他水

不勞餘力矣若欲絕西來之水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數澤天所以豬東南之水今以人力遏之就使太湖可

涸豈為民利此論蓋偏於治下流者韓邦憲亦謂不當以高淳獨為之壑邦憲高淳人故持此說近日閻氏若

璩曰江南之有東壩猶江北之有高堰無高堰是無淮揚也無東壩是無蘇常也高堰去寶應高丈八尺有奇

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奇去興化泰州高三丈有奇昔人築堰使淮不南下而北趨若淮一南下因三丈餘之

地勢灌千里之平原安得有淮南數郡縣耶東壩在高
淳東南六十里與溧陽分界高淳湖底與蘇州譙樓頂
相平假令水漲時壩一決蘇常便為魚鼈則堰與壩可
廢乎廢高堰者多出泗州之人至恐潘季馴以毀陵之
罪廢東壩者多出壩上之人至追咎蘇軾單錡之言殊
可痛疾此又偏於治上流者也先七世祖前峯先生太
湖攷曰古人之治太湖也置五堰于溧陽以節宣歙金
陵九陽江之水使入蕪湖以北入于大江開夾茅干瀆
于宜興武進之境東抵滬湖北接長塘河西連五堰所
以洩長蕩湖之水以入滬湖洩滬湖以入大吳瀆等處
而入常州運河之北偏十四斗門北下江陰之大江所

述鄭益校錄本

以殺西來之水使不入于太湖而皆歸諸江也又以荆
溪不能當西來眾流奔注之勢遂于震澤口疏為百派
謂之百瀆而又開橫塘以貫之約四十餘里百瀆在宜
興者七十有四在武進者二十有六皆西接荆溪而東
通震澤者也又于烏程長興之間開七十二澗在烏程
者三十有八在長興者三十有四皆所以通經遞脉殺
其奔衝之勢而歸于太湖也太湖上流諸水之來源若
此而所以洩之者則惟于三江是賴焉以江湖形勢觀
之大要宣溧以上西北之水可使入于蕪湖以歸大江
而不可使注于荆溪蘇常以下東南之水可使趨于吳
松江以歸大海而不可使積于震澤此東南治水之大

肯也先生此論實為持平之見蓋修築東壩疏濬吳松
治震澤者兩言盡之矣

三吳

凡史家地理之學取其便於紀載通於古今若三吳之
稱惟杜佑通典第一百八十二卷州郡門云蘇州吳郡
理吳長洲二縣春秋吳國都也秦置會稽郡漢順帝分
置吳郡晉宋亦為吳郡與吳興丹陽為三吳齊因之陳
置吳州隋改蘇州李吉甫元和郡縣志第二十五卷云
江南道浙西觀察使所管蘇州吳郡周為吳國秦置會
稽郡于吳項羽初起太守殷通即此後漢順帝永建四
年分浙江以東為會稽西為吳郡孫氏創業亦肇迹于

述鄭參校錄本

此歷晉至陳不改與吳興丹陽號三吳隋開皇九年改
為蘇州朱長文吳郡圖續經記上卷封域門云哀公二
十二年越滅吳吳乃為越而越王未聞居吳也勾踐後
更六王至無疆更一百四十餘年為楚威王所滅取吳
故地威王曾孫曰考烈王春申君黃歇為之相乃以吳
封春申使其子為假君留吳及秦併其地置會稽漢順
帝永建四年分會稽為吳郡以浙江中流為界晉宋齊
梁陳之間雖頗割地而郡不改與丹陽號為三吳吳興
今湖州府丹陽今江寧府據三書所言三吳則吳興南
吳丹陽為西吳蘇州為東吳也餘說紛紛皆可置而不
論

閶門

史記律書說八風西北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條風
東方明庶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涼風西方
閶闔風淮南天文訓略同蘇州西門名閶門又名金閶
本此西方擊飲取金
陸廣微吳地記地名甄胄水名通波城號閶閭臺曰姑
蘇隩壤千里是號全吳甄胄之義未詳而通波則晉陸
機吳趨行曰楚妃且勿嘆齊娥且莫謳四坐竝清歌聽
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閶門何哉哉飛閣
跨通波

句吳

迷鄭參校錄本

史記吳泰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宋忠曰句
吳泰伯始所居地名案今無錫縣梅里即泰伯所居地
號曰句吳者句吳故城在梅里平墟而泰伯塚亦在梅
里聚今吳縣北

故吳城有二

舊唐書地志云蘇州隋吳郡隋末陷賊武德四年平李
子通置蘇州六年又陷輔公柘七年平公柘復置蘇州
都督督蘇湖杭暨四州治於故吳城九年罷都督天寶
元年改為吳郡乾元元年復為蘇州又云吳春秋時吳
都闔閭邑漢為吳縣隋平陳置蘇州取州西姑蘇山為
名攷云故吳城又云春秋時吳都云云者即今府城也

而吳始都不在此其始築城亦不在此李吉甫元和郡
縣志第二十五卷云蘇州吳郡周時為吳國太伯初置
城在今吳縣西北五十里至闔閭遷都於此陸廣微吳
地記云泰伯奔吳為王卒葬梅里至壽夢別築城于平
門西北二里闔閭城周敬王六年伍子胥築大城周回
四十二里三十步小城八里二百六十步西閭胥二門
南盤蛇二門東婁匡二門北齊平二門張守節史記正
義吳太伯世家云太伯虞仲亡如荊蠻太伯奔吳所居
城在蘇州北五十里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冢
見存樂史太平寰宇記第九十一卷云太伯初適吳自
號句吳築城在平門外自太伯至王僚二十六王都之

迷鄭參校錄本

今無錫縣有吳城是也至闔閭西破楚入郢北威齊晉
興伯名於諸侯乘大小城居之今州城是也朱長文吳
郡圖經續記上卷封城門云吳自泰伯以來所都謂之
吳城在梅里平墟乃今無錫縣境及闔閭立乃徙都即
今之州城是也范成大吳郡志第三卷城郭門云吳城
在今梅里平墟人耕其中闔閭城吳王闔閭自梅里徙
都即今郡城然則吳故城有二諸說皆同梅里之名入
至今稱之其城址則湮沒

沈尤邨

王鏊姑蘇志第八卷徐侯山在陽山西北十里一名卑
猶吳越春秋越王葬吳王於秦餘杭卑猶即此山其下

有沈尤邨朱彝尊和韵題惠周惕紅豆書莊圖詩云粥
魚茶板近松門夕照雙浮塔影存一入畫圖看便好城
居僻似沈尤邨嘉興楊謙缺不能注

畹城

嘉定本唐崑山縣東境之畹城鄉宋時嘗掘得唐畹城
鄉莊府君墓銘見縣志今石已不存矣說文云畹燒種
也漢律曰畹田苾艸从田畹聲力求切廣韻畹田不耕
火種也廣韻同漢建寧四年丹水丞陳宣碑稱宣歷督
郵主簿除項都經營水利溉田三十餘頃畹民胡訪等
欲報靡由乃伐石建碑宋書孝武十四王豫章王子尚
傳鄞縣多畹田而唐何超晉書音義云通溝溉田為畹

述鄭參校錄本

則畹民即耕民耳吳君高越紐錄云吳北野禹櫟東所
舍大畹者吳王田也去縣八十里吳北野胥主畹者吳
王女胥主田也去縣八十里而楊億送許洞歸吳中詩
云洞庭霜橘畹田粟吳之有畹田其來久矣但越紐所
云二處畹田皆吳之北野而我邑在吳東未可即以為
吾邑畹城也

申浦

顧清松江府志云黃浦在郡南境即古之東江乃禹貢
三江之一也戰國時楚黃歇鑿其旁支流後與江合土
人相傳稱為黃浦又以歇故或稱春申浦案新唐韓滉
傳云造樓艦三千柁以舟師由海門大閱至申浦乃還

申浦之名其來久矣但以為即古東江則非以為禹貢
三江之一尤非

三江浙

余與友人任心齋札委作族叔海鹽任君傳示以所著
一通中有云忠敏公諱伯雨仲子中書舍人申先扈蹕
南渡其後散居江浙間五傳至諱福賜始占籍海鹽遂
為海鹽縣人攷宋史地理志兩浙路屢經分而南渡後
復分臨安平江鎮江嘉興四府安吉常嚴三州江陰一
軍為西路則今之海鹽等處為浙西路固矣而却不可
以江浙間名之蓋兩浙路之外別有江南東路江南西
路南渡後則府二建康寧國州五徽池饒信太平軍二

述鄭益校錄本

南康廣德為東路也惟元史置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為
路三十始可以江浙言之必求其合則惟明史始可以
言江浙也足下目覩今人動稱江浙順口言之誤矣又
南渡建炎元年至元順帝末年恰二百四十二年由申
先至福賜歷五傳至洪武六年則必每代皆年五十外
生可亦非情理不如渾言數傳為妥

述鄭公校錄本

述鄭公校錄